廣西太平府屬土州縣司譯語攷

聞　宥

此廣西太平府譯語寫本一卷，與慶遠鎮安二府譯語共三册，余以二十二年秋得於故都。按其書式，知爲華夷譯語之別種，而不見於向來著錄。以友人向覺明先生之教示，知故宮博物院所藏譯語寫本，即德人 W. Fuchs 所謂新華夷譯語者(註一)，有此三種。遂往校之，則文字音讀，無不悉合，蓋即自故宮本迻錄者也。

華夷譯語之名，見于著錄者甚久。明經廠書目而外，劉若愚酌中志有增定華夷譯語十一本一千七百八葉。近古堂書目有華夷譯語西蕃館譯語增定華夷譯語朝鮮國夷語諸名，延令書目有增定華夷驛語十一卷。知聖道齋書目有四譯蕃書一本。他若絳雲樓書目讀書敏求記等皆有其名，然其書已不可得而見。日本後藤守重正齋書籍攷所載凡十三種：曰朝鮮館，曰琉球館，曰日本館，曰安南館，曰占城館，曰暹羅館，曰韃靼館，曰畏兀兒館，曰西番館，曰回回館，曰滿喇伽館，曰女眞館，曰百夷館，皆譯語；又別有緬甸館來文一種。後藤當時當見其書，顧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佛領印度支那書末某氏引及，則謂已不詳所在。今所知者，在國外日本有東洋文庫藏本（九種，雜字來文皆備。向傳爲明鈔，然八百館雜字第三十一頁寧字作寍，則仍清鈔也），靜嘉堂文庫藏本（十一種），內閣文庫藏本（八種，題名西域同文表），阿波國文庫藏本（十三種），水戸彰考館藏本（三種），及內藤稻葉諸氏藏本。英國則有 University College 藏 R. Morrison 本（似明本，其滿喇加國譯語末有嘉靖二十八年一月日通事楊林校正一行，餘未詳），Cambridge University 藏 Wade

---

（注一） 參 *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8. 1931

本（據H. A. Giles所紀，題名譯字，凡六種）等。德國則有柏林國立圖書館藏Hirth本（二十四册，譯語來文皆備）。法國則有國立圖書館藏本（疑即王若瑟A. Amiot在北京所得本）。越南河內遠東學院則有Aurousseou所得楊守敬舊藏本（Aurousseou在一九一二年得于中國，石田幹之助定爲即楊氏日本防書志所錄本，惟據南條高楠一九〇三年所紀，院中尙別有緬甸暹羅西天高昌回回百譯八百西番等來文八種，松潘屬包蒔（?）等西番，泰寧屬沈邊等西番，建昌屬木裏瓜別各西番譯語三種，此則與楊氏舊藏無涉）。又陳寅恪先生言，俄國亦有藏本。國內除故宮而外，有故柯劭忞氏藏本（明鈔，二種）等，然其目皆無此三種。蓋此三土司譯語，當與西洋館諸譯語，同爲較晚期之作品，故爲諸本所無（Fuchs據淸會典證西洋館設于一七四八年以後）。又俞正燮癸巳類稿七天字音說，引國語（滿洲語），蒙古語，宇文語，蕃語，苗語，臺灣蕃語，回語，朝鮮語，日本語，安南語，琉球語，百譯語，緬甸語，暹羅語，占城語，滿加剌語，梵語，西蕃語，西洋語，除異譯皆注出處外，其不注者當即據譯語（註一）。而有西洋語，無三土司語，則正燮所見殆尙無此三種。是三譯語之收入，或又較晚于西洋諸語也。

關於諸譯語之異同及先後，余將別爲專文攷之，非此所論。今所欲言者，即諸譯語之製作，雖不一其時，不一其手，精粗之程度，或亦不盡一致，而大體上皆可信賴。其別無他種紀述者，固爲語學之瓌寶；即有現代的紀錄者，亦不失爲參證之佳資。故近百年來，極得國外學者之珍視。其先後予以專門的解釋者，以固陋所見，已有如下之數種：

(1) H. J. von Klopra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12.

(2) T. W. K. Müller, *Vocabularien der Pa-yi und pah-poh Sprachen*. T'oung Pao. F. S. Vol. 3. 1892.

(3) W. Grube. *Die Sprach und Schrift der Jucen*. Leipzig, 1896.

(4) D. Ross,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riental College and*

（註一）同書卷十四鴉片煙事迹又引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云云，故知其必見譯語。

a 16th Century Vocabulary of the Luchuan Language. T'oung Pao. 1908.

(5) E. D. Edwards & C. O. Blagden. *A Chinese Vocabulary of Malacca words and phras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VI, Part 3, 1931.

(6) 渡部薫太郎，女眞館來文通解，亞細亞研究十一號，大阪，一九三三。

(7) 又，女眞語之新研究，亞細亞研究十二號，大阪，一九三五，

外此續說郛所收之日本寄語，J. Edkins 予以攷釋，有 *A Chinese and Japanese Vocabulary of the Fifteen century, with notes, chiefly on pronunciation* 一文，載 Transaction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 Part I, 1882.。 而伊波普猷爲語音翻譯釋義，載金澤博士還曆祝賀東洋語學乃研究一九三二，亦頗及琉球館譯語。 此諸作中，其精粗之程度，或亦不盡一致，然其能以現代的知識，使原語爲更顯白之表現則一也。 今茲之作，竊以諸賢爲例。 先列原文，繼下疏釋，於字形語音兩者，皆頗有所攷定。 惟身在故京，不能先爲實地之勘核；西人著述，可據雖多，而國內求書，又殊不易。 故翻檢雖勞，疑滯未盡。 進而教之，是在明哲。

就三府譯語考之，其所紀皆歹 (Thai) 語也。 粵西諸蠻族，依廣西通志及其他舊紀錄所載，雖名目繁富，大抵非科學的分類，故實際上並不如名目所示之雜。 此其情狀，正與滇黔諸蠻族略同。 今以語言論，則實際有別者，不外 (1) 歹語 (2) 藏緬系語，(3) 苗猺諸語而已。 此三府者，以地域論，太平鎭安皆與安南相接，而言語則與之大異。 此在向來地誌未嘗言之，惟趙翼簷曝雜記三西南土音相通條云：

>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 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鎭安太平等府，如喫飯曰緊考，喫酒曰緊老，喫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語言本異也。 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 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鎭安人以鄉語與僰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此言最明晰。 僰人卽擺夷之古稱，其所操正同爲歹語也。 皇淸職貢圖四載太平府屬有土人，慶遠府有過山猺，而不及鎭安，蓋所收尙甚疏略。 其分佈情狀，更不能確知。 依廣西通志列傳二十三，四所載，太平府居獞者爲思州；居猺者爲寧明，江

州，思州；居狼者爲崇善，左州，養利，永康，太平，安平，思城，萬承，茗盈，龍英，佶倫，結安，都結，思州，上石西，下石西，憑祥，羅陽。 慶遠府居獞者爲天河，河池，思恩，東蘭；居獠者爲宜山，天河；居狼者爲那地，南丹，忻城；居猺者爲天河，河池，思恩，東蘭，南丹，忻城；居狑者爲宜山，天河，思恩；居狄者爲南丹；居𤢊者爲宜山，南丹；居苗者爲東蘭。 鎭安府居猺者爲天保，奉議，歸順，向武；居狼者爲上映；居苗者爲奉議，都康；居倮人者爲小鎭安。 又輿地略太平府下引永康州志言‘淥隴之間，皆土司土語，細察其聲，皆閉口鼻音，非重譯不可以解’。 慶遠府下引金志言‘天河東南西三鄉舊傳皆槃瓠種，語言各別’。 鎭安府下引府志言‘下雷近交夷，言語侏儺’。 列傳二十三引郝志言‘儂語言微與獞同，聲音稍柔而韻’。 鎭安府志言‘猓人與猺獞迥別’。 是三府所處蠻族至多，語言似亦極龐雜。 然輿地略永康，奉議，及天保，下雷，小鎭安條下所引各方言，十九皆與此譯語合。 列傳二十三引天河縣册歸順州志所紀猺語，亦竟與此全合。 猺語性質，本與歹語不同。 一八八七 de Lacouperie 著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雖以取資過少，論列未詳，然已定與 Mōn 語有涉。 一九〇九年 H. R. Davis 著 *Yü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 Yangtze,* 乃明白入之 Mon-khmer family。 最近李方桂先生比勘凌雲猺語，亦定爲與苗語最近似。 今舉以與此譯語較之，無相合者。 明此三府所居猺人，有若干實已歹化（註一），故言語與歹無別。 又或本爲歹族，而漢人紀述，予以猺名。 以猺爲蠻族之泛稱，猶以苗爲蠻族之共名，亦未可知。 儂之爲歹族，已有 Savina 神父之字典，可以勿論。 獞狼之爲歹族，以李調元粵風（此書實吳淇撰，余新得函海未改本，將別爲文攷之）所載諸歌證之，亦極明顯。 其他獠，狑，㺜狫之屬，皆不外是（通志列傳二十四引慶遠府志言獠語呼兄曰懐，弟曰儂。 宜山縣册言㺜狫即獠人，呼兄曰龍，弟曰儂。 郝志言狑者獞之別

（註一） 列傳二十三引天河縣册言猺有頂板赤髆過山諸種。 呼父曰耙，母曰蔑，伯曰隆，叔曰敖，子曰力，天曰門，田曰那，明皆爲歹語，此當是已同化者。 又東蘭州册言四十奉十三哨皆猺人，言語軥輈，即獞人亦不能喻，此當是未同化者。 又奉議州册言猺稱祖曰布，祖母曰奶，兄曰細，弟曰烝，有合有不合，則似又示其混雜之過程也。

種。金志言天河狑人與獠並處名曰㺸狫。皆其證。惟𤜵之性質，比較的不甚明晰。赤雅言𤜵亦獠類，似亦歹族；而金志言柳城𤜵與㺜猺雜處言語不甚通；慶遠府志言𤜵即水苗猺之別種，則是與猺爲近矣。兩說似以後者爲近是)。故賅括言之，則此三府所居，除猺苗猓人等外，皆爲歹族，亦即向來所謂土人。土人語言之性質，Lacouperie 在上述書 §111 中，已明言其爲 Taïe。依其所引，則 E. Lasserteur 在 *De quelques tribus sauvages de la chine et de l'Indo-chine* (Les missons catholiques, Lyon, 1876) 文中，已曾與暹羅語相比照，而所紀亦正與此譯語相一致。然則此三譯語者，所紀正皆土人語也。

涉論至此，對於歹語全部，請先爲一鳥瞰。de Lacouperie 在上述書 §226 中，對於 Taïc-Shan 一組，曾有分析，然部署疏略，不過爲大輅之椎輪。至一八九二年 Müller 爲上述文時，分別始明。其表如下：

Tai—Sprachenfamilie

Nördlishe gruppe:	Südlishe Gruppe:
〔Thu-Žin 土人 in ost—und central Kwei-čou bis w.—Kwang-si China〕	Lao in Nord-Siam.
〔Čung-kia-tsï 狆家子 oder Čung-miao 狆苗 in Sw-u. so-Kwei-čou und in N-Kwang-si, China〕	〔ein Dialekt desselben Pah-poh 八百 in chiēng-māi〕
〔Pa-yi 巴夷 in Yün-nan, China〕	Thai oder Siamesisch.
Tai-mau in Yün-nan China. Khamti	
(Ausgestorbon: Ahom)	
Tai-Khẽ̱ au der chines Grenze, Birma.	
Tai in Birma, Von den Birmanen Schan genannt.	

一九〇四年 G. A. Grierson 在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I Tai Group 引言中所分略同，而所舉尙不如 Müller 之備。至一九一一年馬伯樂爲 *Contribution a l'étudè du système phonétique des langues thai* (B. E. F. E.-O. Vol. XI), 乃始

更析爲三類：

1. Dialectes méridionaux (Siamois et Laotien)
2. Dialectes orientaux (Tai noir, Tai blanc, Thô et Dioi)
3. Dialectes occidentaux (Shan, Khamti)

馬氏雖未列土人（其所謂 Thô，乃居安南 Cao-bằng 之歹族），然當與 Dioi 等同系無疑。故此土人語者，依 Müller 當在北組，依馬伯樂當在東組。歹語分佈，地域甚廣，而區別甚微，此爲吾人所習知者。馬氏以南東西爲別，剖析實已至密。然其所論，以有專著者爲主，故僅局于上紀數種，零星紀錄，未遑比照。又成文較早，故如 Savina 神父所紀之 Nùng, Đay，皆未採入。牢語亦僅據一九〇四年 Cuaz 之書，而未見 Guignard 嗣出之巨册；Ahom 亦僅據一九〇三年 Grierson 之文，而未見 Golap chandra Borua 之專書。今此譯語，爲百餘年前之紀錄，其數量雖不多，而爲質則頗審碻。以之與零星散見及後出之材料相結合，宜有可以補闕失而闡幽隱者，然則重讀馬文，正今日所有事也。

抑此譯語之價値，又不僅爲粤西之歹語，存其較古之面目而已。其與語音同可珍愛，而價値或且遠過之者，厥惟文字。粤西多俗字，宋人紀載已言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言：

> 邊遠俗陋，牒訴劵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不長（音矮），不長也。⿵門坐（音穩），坐于門中穩也。⿱大坐（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不生（音終），人亡絕也。⿱不乃（音臘），不能舉足也。⿰女大（音大），女大及姊也。⿱不石（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攛），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

周去非嶺外代答四俗字條所舉略同。惟泛言廣西，不專斥臨桂，又別出氽，⿱火大，⿺乚田，研諸文（注一）。於以知其流行之廣，數量之多。清沈日霖粤西瑣記亦言：

（註一）趙與時賓退錄五所引與今原文不盡合。莊綽鷄肋編所引亦多'父子爲恩'一語。湧幢小品及觚賸所紀，亦不盡同。又顏氏家訓，能改齋漫錄皆有類似之材料，六書統劉泰序所引尤富，以此處不專論俗字起源，故不備引。

坙音近陳，謂舊產也。 𡦂音近產，謂假子也。 挩音近滿，謂最少也。 叐音近某，謂假父也。 物之不大爲奀，音如米，卽彌之誤。 物之不高爲喬，音如呆，卽矮之誤。

則其風尙之流存， 孳乳之蕃衍， 亦得以窺見（在最近紀錄中，不同之字尙多，不備引）。 惟自性質上言之，此諸字者，皆爲晚期之會意，與龍龕手鑑以下諸書所收者略同。 又所表現者仍皆爲漢語，故不長則曰矮，門坐則曰穩。 若一方以漢字表義，一方另以漢字表其殊讀，如向來所謂形聲，而爲字喃 chũ nôm 中所習見者（註一），則自來未嘗聞之。 以毗連越南諸地名而論，若咘，岜，墈，崀，淰，崬，迄，漣，谿，會，圾之屬（註二），皆不見於向來字彙。 相其形態，當爲形聲； 而其音讀云何，則歷來地誌，未嘗詮注，故性質仍不可得而說。 今譯語之中，此類形聲之字，粲然大備；間有會意，亦爲拙野的集合，與上述者同其階段。 更以持證字喃，則宛然一家眷屬，足以爲比較斠論之資者尤富。 故此書之出，一方爲漢字證其支流，一方爲歹文增其殊體。 此其意義之深長，固更在闡明若干音讀之上也。

綱領既明，以下請就太平府一卷（其他二者，文字雖異，語彙多同。 今爲免複出計，故以此一種爲主，而其他二者，隨宜附出），逐字爲明晰之辨證。 先辨其文字之構造；次依馬氏三支之說，臚列現代的紀錄，考其離合（諸紀錄中，以性質重要而材料較富者十種，表列于前。 其零星單字或性質較雜者，則隨時于考說中出之，不備列）；然後綜論異同，及其與各方面之關涉。 凡所偁引，列如左方：

Ahom 據 Grierson, Notes on Ahom. Z. D. M. G. Bd 56 Leipzig, 1902. Golap chandra Borua, Ahom-Assamese-English Dictionary. Calcutta, 1920.

白歹 據 Savina, Dictionnaire tai-annamite-français. Hanoi, 1910.（此書余未有藏弃，僅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匆讀一過，頗以未能詳盡爲憾。）

黑歹 據 Diguet, Etude sur la langue tai. Hanoi, 1895.

Thô 據 Diguet, Etude de la langue thô. Paris, 1910.

（註一） 參作者論字喃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燕京學報，1933。

（註二） 此皆據廣西中越全界之圖，光緒十九年蔡希邠刊本。

儂　據 Savina, 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français-nùng-chinois. Hongkong, 1924.

Dioi　據 Esquirolle et Villiate. Essai de dictionnaire dioi-français. Hongkong, 1908.

暹羅　據 Pallegoix, Dictionarium linguœ thai sive Siamensis interpretatione latine, gallica, et anglica, illustratum. Paris, 1854.

牢　據 Cuaz, Lexique français-laocien. Hongkong, 1906.

Guignard, Dictionnaire laocien-français. Hongkong. 1912.

Đay　據 Savina, Lexique đay-français, B. E. F. E.-O. t. xxxi. 1931.

獞　據丁文江先生廣西獞語之研究，科學第十四卷第一期。

黎　據劉重熙先生稿本。

苗　據 Savina, Dictionnaire miao-tseu-français. B. E. F. E.-O. t. xvi, 1916.

蠻　據 Savina, Dictionnaire français-mán. B. E. F. E.-O. t. xxvi 1926.

其他材料，皆據下列各書：

(1) Hunter,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Non-Aryan Languages of India & High Asia. London, 1868.

(2) de Lacouperie,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London, 1887.

(3)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Part 2. 1928 Vol. II 1904. Calcutta.

(4)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London, 1911

(5) d'Ollone, Langues des peuples non-chinois de la Chine, Paris, 1912.

(6) 鳥居龍藏　苗族調查報告，東京，1913。

(7) Dodd, The Tai Race. 1923.

(8) Savina, Histoire des Miao, Hongkong, 1924.

以上諸家，其寫音法極不一致。今一律仍舊，不加更易。聲調號字，亦幷錄存。中惟 Diguet 或以法文爲準，最不合理。Savina 諸人，則大抵依越南國語

quốe ngữ 。 其他除一二特殊者于當下注明外，餘多可以意度，故不復一一詮釋。

又其他零星紀錄及舊籍名目，亦皆隨時注明，不復列舉。

I. 天文門

(1) ⿱天巴 从天，巴聲。 巴儂 pá, S. A. ba.

此聲符所代表之音值，頗難估定。今以三事爲準：一爲儂漢字音（依 Savina 字典所寫），取其與本問題最有直接關係也。 一爲 Sino-Annamite, 一爲廣州現代音。（依 Karlgren 寫）前者取其與太平密邇，音讀上當有不少影響；後者取其有兩粵標準音之資格，兩者皆最有力量之旁證也。 凡音值可以估定者，則但採其最密合者一事注之，而標之曰某。 其疑不能決者，則並列其近似者于下，以爲稽攷之便。 下同。

天

筏 桂 fa

此字音值亦頗難估定。今假定其製作出于粵西人士之手，故以廣州音爲主（亦依 Karlgren 寫），而以桂林音佐之。以通檢全書，兩者皆有合有不合；而前者所合較多，且較重要也。凡不明注者皆準廣州音，其準桂林者則曰桂某。其疑不能決者則兩出之。

西			東				南	
Ahom	Khamt:(註一)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註二)	暹羅	牢
pha	pha	pha	phạ	fà	vạ	phạ	fạ	fã

按三支皆合。 西支讀塞聲，存其古形。 此从巴聲，亦正與之同階段。 巴雖讀不送氣，然以鎭安譯語作𠀤例之，疑其所用聲符略疏，如漢字篇 p'iän 從扁 pien 聲之比，非實際上果讀不送氣也（Đày 讀 pa, 則是小異，以下尙有同例）。 此字製作較古，至譯語寫定時，則已爲 p'>f 之發達，與今東南支諸語同，故注音者以筏字

(註一) 此與下 Shan 皆未得專書，今僅依他書所錄者轉引，下同。

(註二) 此與上白歹之 ph 皆等于 f，下同。

當之。

(2) 昙 从日，云聲。云 S. A. Văn. 儂無。篇海有此字，音欲。字彙補言‘余六切，義闕’，與此實無涉。　日　文 桂 uən 上半已泐，按音當是文字。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ỏ	儂	暹羅	牢
bān	wān	wān	vấn	vễne	oinne	vẳn	văn	věn

按三支皆合。 Ahom 所示亦較古，其後乃爲 b>v, w 之衍。 此 Grierson 所已嘗對比者也。 此從云聲，亦已變後之製作。 歹語稱天一讀 bôn, 而慶遠譯語作霻，正與此同其現象。 惟 Dodd 所紀南寧土人讀 ngwan, Clarke 所紀廣西狆家（以下省稱桂狆）讀 nguan, Dioi 讀 gon²（註一），則與此小異。 此類對立，以下尚有近似之例。

(3) 腡 从月，開聲。開儂 khay(kh=x)　月　海 桂 xa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hāi	——	——	hai	haille	haille	hai	——	hngái	——

按三支皆合。 歹語稱月多讀舌尖音 dün, lün 或 nün, 惟上列諸語與此同。以 Ahom 解 light, moon-shine 觀之，知此語本義當爲光亮。 Dodd 所紀雲南 Tai yoi, Kan tai 及 Pu tai 亦皆讀 hai。 舊紀錄如鎮安府志言‘小鎮安月曰海’，天保縣志‘月曰恩孩’，（恩爲 Prefix, 與 Savina 及 Dodd 所紀 ăn 相當）亦皆合。

又鎮安譯語稱月有二字：一從連聲作膧，一從海聲作腡。 其從連聲者與讀 lün 合，而從海聲者則與此相當。 兩語並存，明其先本非一義。 意者歲月之月爲 lün, 而日月之月爲 xai, 故後者由光亮義引伸。 其後習用，則有兩義不別而悉稱爲 lün 者，正猶 jour 與 soleil 在諸語中亦多不別也。

（註一） 此 g 書首言 très nasal comme ng。

(4) ⿰星勞 从星，勞聲。 勞儂 lao　　星　　老桂 lao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dāu	nāu	láu	đao	lao	dao	đao	dao^4	dao	dao

按三支皆合，惟聲首爲 d, n, l 之對立（d' Ollone 所紀狆家亦卽具 d, l 兩讀）。此情狀 Grierson 文 p. 7 已言之。 凡 Ahom 爲 d- 者，Khamti 每爲 n-, Shan 每爲 l- 是也。 以暹文本爲ด母觀之， 知數者實皆變讀。 暹文ดบ諸母， Müller 疑其晚出。 馬伯樂比勘各支，而知其自成一類。 古歹語中之唇齒塞聲，應有三類。 除純清之 t,p, 純濁之 d,b 而外，尙有介乎其間之一類，卽此二母。 以與前二者皆不同， 而在聲調比較上知其實近於淸母，故馬氏以 đ 寫之， 而稱之曰 mi-sourdes （注一）。 蓋全歹語之演變， 除大部由濁變清而外， 尙有此由淸變濁之一組。 兩者對流，正如 Mon-khmer 族中所見。 然此ด之嚴格的原値究何若，其最初之淵源又何若，則今尙在茫昧之中也。

又以此語論，其先實當爲複紐。 以越語讀𣇊 sao, 與此語同源，而依越語組織論， s- 固爲複紐衍化下之變讀也（注二）。 其似可與之印合者，則有 Đay 之 đrao。然 Đay 語較駁雜（注三），不能目爲古歹語之遺存。 其南中兩部方言之差異，雖往往暗示複紐之痕跡，而條理亦未明。 故此字古本紐尙難遽定。 所可言者，惟此从勞聲，已與 shan 等同階段，知此變讀爲時已久而已。

(5) ⿱雨巴 从雨（亦得目爲雲省），巴聲。　　雲　　葩 pa

西	東		南
Shan	白歹	Thô	牢
phā	phả	pha	fà

(註一) 參 Schrader, *Tran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Siamese Alphabet*. Asia Major. Jan. 1924. p. 51.

(註二) Mu'o'ng 讀 ksao, 此 k 亦示變讀。 參 Chéon, *Note sur les dialectes nguon, sac et mu'o'ng*, B. E. F. E-O. t. VII 1907. 及馬伯樂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ngue annamite* t. XII 1912.

(註三) 其間有假自越語者，如老讀 già, 卽𦓐之借。 有假自漢語者，如刀讀 dào, 卽刀之借。

按歹語雲多讀 moc, 惟上數語合。 以 Shan 之 phā 兼有 a covering 義考之，疑此語本義爲覆蓋， 雲卽由此引伸。 故諸語中訓 couvercle 者，黑歹有 fa, 儂有 p'a, Dioi 有 oua⁴，暹羅有 phà 正皆一致（注一）。 又東京苗語讀 fua，或亦相涉。

(6) 𩙪 从風，林聲。 林儂 lẳm　　風　　林 lɐm

玉篇有䖉字，言'古文風'，其性質或亦爲从風林聲， 惟與此實不相涉。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註二)	暹羅	牢
lum (讀lōm)	lōm	lōm	lòm	lỗme	lồmme	lồm	thoum²	lŏm	lòm

按三支皆合。 惟元音當爲後升（南寧土人讀 lom, 柳獞讀 rum, 皆與諸紀錄同），林聲之 ɐ，稍未密合。 此形聲字之通病，漢字中亦多同例。

(7) 𩂯 从雨，本聲。 本儂 pon, S. A. bon　　雨　　噴 桂 fun 粵 pɐ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hun	——	phon(讀 phün)	phôn	—	feunne	p'ân, phân	houn⁴	fỏn	fỏn

按三支皆合。 柳獞讀 huên, Clarke 所紀桂狆讀 uen, d'Ollone 所紀狆家讀 rounn, Ðäy 讀 pŭn, 亦皆爲同語之小異。

此疑亦 p'>f>h 之衍（註三），'本'聲與西支及儂一讀合。 按實際讀音亦當爲送氣，而此從不送氣之本聲者，殆與1丕5豊之巴聲同例。 惟此在暹文爲ฝ母，與ฟ顯然不同。 故古值爲何，尙待續攷。

(註一) 此與上'天'疑本一字。 Ahom 之 phā 有 cloth, heaven, the sky, a wall, rock 諸義，皆由覆蔽義引伸，與梵語 aśman 極相似。 aśman 有 rock, a cloud, the firmament 諸義，見 M. Williams 字典。

(註二) 書首言 'th- on le prononce comme l'r adouci dans le français tarare'。馬伯樂譯寫作 θ.。

(註三) 慶遠譯語字作𩂯，注音紛，正示 f- 之一階段。

(8) ⿰氵奶 从水，奶聲。 奶廣州 nai　霧 此霧疑爲露之誤　來 桂 lai

按此語諸支似不盡備。 東南兩支露往往與雲霧同讀 moc（註一）。 如牢 mok, 旣解 rossé, 又解 brouillard 是也。 Ahom 又與霜同讀 muy。 黑歹，Thô 則讀 mueil。 惟 Shan 讀 nāi, 儂讀 nài, Dioi 讀 thai^2, 與此合。 又擺夷讀 nay（漢字爲乃，其他灣甸猛麻干崖孟連等譯語皆作乃，芒市作來），亦合。 奶聲爲本形，來則其小變也。 蠻族中讀 n, l 往往相混。 永康州志言‘南曰拉’卽讀漢語 n- 爲 l-（又脫其聲尾）。 趙元任先生所紀猺歌，naŋ 或寫能，或寫倫，亦其例。

(9) ⿰血烈 从血，烈聲。 烈儂 lit S. A. liat　晴　烈 lit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d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dit(讀 det), lüt	lüt	lĩt	đét	——	dueute	đét	dat^1	dẽt	det

按西支諸語本解熱，Thô 亦同。 儂，牢則解 chaleur du soleil, Dioi 旣解爲 chaleur brûlante, 亦卽爲 soleil, 疑皆與晴相當。 晴與熱或本一語，以暹語 dẽt 旣爲 rays of the sun, 同時亦卽爲 sunshine 也。 此从血者，殆所以喻日光之强烈。 儂語別有解 serein 之 sing, Savina 以爲卽晴字之借，當可信。 東支解 serein 者，尙有 Dioi 之 theng^3, Đay 之 xing (x=s), 當亦皆漢語之借。

又擺夷猛麻南甸諸譯語皆作列，與之合。 惟擺夷實已讀 rē。 天保縣志亦言‘晴曰烈平聲’， 則似聲尾已失。 注音之烈或當依桂林讀 li, 亦未可知。

(10) ⿱雲美 从雲(或有誤)，美聲。 美廣州 mei　雪 此雪疑爲霜之誤　美 mei

按此與西支 Ahom, Khamti. Shan 稱霜曰 muñ（讀 muy）者合。 擺夷，猛麻譯語霜作昧，孟連干崖灣甸作妹，芒市南甸作美（皆與雪有別），正與之同。 東支若儂之 xlang, Dioi 之 thang^3, 則皆爲漢語之借矣（永康州志言霜曰𩅦，亦然）。

又按此雪字疑又爲雲字之誤，故字从雲作，所示則爲越語。 越稱雲曰𩄲 mây, 音亦正近似也。 兩說不知孰是，願得達者定之。

(註一) 以與雲霧同讀言，則漢字作霧，似亦不誤。 惟其他譯語之霧露有別者，皆以‘乃’當露，故以作露爲密。

(11) ⿸广⿰未丁　　曬　　影

按此字構造不甚顯白。　从丁未喻其義，應聲亦無以比勘，故闕。

(12) ⿰年卑 从年，卑聲。　卑廣州 pie, 儂無本字，惟碑讀 pay, bi.　　年　　比 桂 pi 粵 p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ī	pī	pī	pi	pi	pi	pi	pi_4	pi	pí

按三支皆合。　西南兩支皆讀長 i, 此當亦同，故以 diphthong 之‘卑’爲聲符。Clarke 所紀桂狆讀 bei (b=p), 永康州志言‘年曰碑’，殆亦與此同性質。

又鎭安譯語作⿰卑年，與此同字而易位，猶漢字⿰𠂢血衇，字喃秜粺之例。(注一)

(13) ⿰年合 从年，合聲。　合儂 hap　　歲　　合 hâp

西			東					南	
Ahon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up	——	khup	khúp	——	——	khúp	hop'	khuēb	khuop

按三支皆合。　此字原義爲 révolution périodique, 與上字之專指一年者小異，故諸語中義解亦不盡一致。　暹語既指 year, 亦指 week; Ahom 則專指 fortnight; Shan 則泛指 any cycle of time。　此雖从‘年’作，疑其義亦不必如‘年’之專固也。

聲符及注音之‘合’，在漢語中本有 k- h- 兩讀。　此疑當讀擦聲。　以擦聲與 kh- 近，而 k- 反與 kh- 遠也。　母音之 a 稍未密合，略與 6 林聲之 ɐ 同。

(14) ⿰飠呆 从食，呆聲。　呆 S. A. ngai　　早　　挨 桂 ŋai

東					南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	——	——	ngài	gai^2	ngai	ngai

(註一)　漢字易位，有同字者，有不同字者，見王筠說文譯例八體同音義異條。土文較少，易位不同字者未見。

按西支未詳。 南支除解‘早’外，亦兼訓早餐。 故此字从食作，審諦言之，當爲早餐之時。

(15) 晗 从日，臽聲。 臽廣州 hām　　晚　　陷 hām

海篇心鏡有晗字，言‘音蹈’，殆即蹈之訛字，與此無涉。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m	khām	khān	khăm	kãmme	kảmme	khán,hần	ham_1	khắm	khẳm

按三支皆合。 此乍視之似爲 k‘ >h 之衍，儂或讀 ngắm, 則由塞轉鼻之變。然在暹文爲ก母字，知古本濁聲。 李方桂先生以爲其原値當爲擦聲之 *ɣ而非 *g，惟 Dioi 存古作 h-。 果爾，則此从臽聲，亦正爲古形。 劉重熙先生所紀海南黎語讀 Ʒam, 雖地位移前，而尙讀濁擦，更爲有力之證據。 又諸歹語中 nuit 多與 soir 不別，其有別者多讀 khun. 疑亦由此衍出。 儂之 khan, hần 兩讀，正所以示其過程。 -m>-n 之衍，本漢語中所習見者也。

又此臽聲似又當目爲陷省聲。 以臽不恆用，土人未必能識，在其心目中，第覺臽等于陷之約體，足以代表其音値，故即如是作之爾。 凡向來所謂省聲字，除大部分由于加義符而減損原文，如余向者所論述外(注一)，其小部分之起源，皆當若此。 如 67 褸鎮安譯語作㦌，亦當目爲懷省聲是也。

(16) 熚 从火，律聲。 律儂 let, lặt.　　熱　　刀 此當爲力之誤 lik

此疑與上晴字爲同語，參上 9 條。 力聲尾不合(註二)，當是注音者不能辨 implosion 而偶疏者，譯語中同例頗多。 如擺夷譯語狹讀 kīp 而寫爲革 (-k), 果讀 mok 而寫爲抹 (-t), 皆是也。

(註一) 參論字喃之組織後節。

(註二) 惟Clarke所紀桂狆讀 rik, 適與此合。 此果爲聲尾之流動，抑爲寫者之疏舛，今尙無以致詮。

II. 地理門

(17) ⿰石吞 从石，吞聲。 吞儂 thân　　石　　吞 t'ɐ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rin	hin	hín	hin, thin	hine	thine	hên	thin$_4$	hǐ́n	hǐ́n

按三支皆同，而東支尤密合。 d'Ollone 所紀狆家讀 riun 而外，更有 bann, rimm, Clarke 所紀桂狆讀 yin（與慶遠譯語中磒之畬聲合）， Day 讀 siến, 擺夷讀 ring, 則其小異。 歹語中 r—h 之對立， Grierson 亦嘗言之。 推其原始，每有 Consonant Groups 之痕跡。 此語最古形尙待判定。 惟此从吞聲（永康州志亦言'石曰吞'），正與白歹， Thô 密合。 藏緬族中稱石多有以 d 爲語幹者（註一），當亦有涉。 其讀 h- 者爲第二度之轉易；讀 y- 更晚（註二），此則可推知者也。

(18) ⿰犭犯 此當爲⿰土犯之誤。 从土，犯聲。　　坭　　辦 Pān

犯儂 pham 廣州 fān

東					南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òng	pong	pong	pong	pong^2	——	pong

按東南二支合。 此犯字當讀重唇，蠻族讀漢字每有是例。 如猺人讀飯爲 pun, 讀逢爲 pwoŋ, 讀房爲 puŋ 等皆是（註三）。 至'犯'與'辦'聲尾皆非 -ŋ, 則當是譯寫之疏，非實際音値之有別也（註四）。 暹語讀 fa, 或是晚形。

（註一） 参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p. 44.

（註二） 狆家之 y, 每與其他之 l- 或 n- 對立， Bonifacy 已有比定。 見 *Les Groupes ethniques du bassin de la Rivière Claire*。 原文未見，僅見鳥居所轉引。

（註三） 皆見廣西猺歌紀音。

（註四） 惟越語讀 boûn, 適與'犯''辦'聲尾合。 豈此字所示爲越語歟？

(19) 峇　　　畬　　　賖

按此疑是會意，从山从大田（註一），惟不甚顯白。　與賖相當之語，猝亦未獲，故從闕。

(20) 垩 此當爲垭之誤。从土，浪聲。 浪 溝　　　派 此當亦爲浪字，承上而誤。 long

儂 làng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暹羅	牢
rång	——	hång	lòng	hòng	ròng	hỏng

按三支皆合，亦 r—h 之對立。　此从浪聲，與 Ahom, 白歹，暹羅合。　其他 Thô 讀 mueung, 儂讀 mu'o'ng, Dioi 讀 meuang^4, 疑亦複紐離散下之異讀。

III. 人物門

(21) 袚 从父，布聲。 布 S. A. bô　　　父　　　婆 p'o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ó	儂	Dioi	暹羅	牢
po	po	po	pò	po	pỏ	pò,	po$_1$	phò	phò

按三支皆合。　布聲所示爲不送氣，而注音婆則送氣者，當爲較晚之發達，造袚字時尙未變也。　暹羅文此本屬W母，其演化之情狀，正與此同。

(22) 㛅 此當是承父从布聲而作，猶獞字母作佘也。　其性質在指事會意之間，漢字中無適例。　　　母　　　昧 桂m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me	me	me	mè	maie	mảie	mè	me	me	me

按三支皆合。　Đay 讀 mêi, 柳獞讀 mei, 與所注音尤密合。

（註一）　或从山从畬。　篇海類編有畬字'古朗切，鹽澤也'，義亦略近。

(23) 僾 从人，奥聲。 奥 S. A. áo 叔 奥 桂 ao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Dioi	暹羅	牢
au	——	aw	ao	ao	aó	ao^4	ao	áo

按三支皆合。 永康州志言叔曰妖，譯音似較此爲疏。 慶遠譯語作㘭，幼聲亦不及奥聲之密。

(24) 孏 从子，闌聲。 闌儂 làn 孫 懶 la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lān	——	lān	lan	lane	lane	lan	lan^4	lán	lán

按三支皆合。 永康州志言孫曰覽，所示調値亦同。

又此孏从子作者，子當喻其幼。 諸語此字本不必專指孫。 如黑歹泛指 descendants, Thô 作 neveu 解皆是。 鎭安譯語字从孄，从人作。 義較涵渾，而情味則疏矣。

(25) 嬝 从女，農聲。 農 S. A. nông 弟 農 nung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nâng	nâng	nâng	nọng	nòng	nọng	nọng	nouang^3	nọng	nọng

按三支皆合。 柳獞讀 nuen, 當亦是寫法小異。

又此字从‘女’作， 似較孏之从子爲更疏。 然 nọng 本兼男女言之。 爲 Ahom 種弟曰 nâng-Man, 稱妹曰 nâng-ñüng; 暹羅稱弟曰 nọng χai, 稱妹曰 nọng sáo; 則从女非特可通，或更足以反映母權之存在，其意味固較从人爲長也。

(26) 嫸 从女，普聲。 普 S. A. phó, 夫 皺 粵 pʻo
廣州 pʻou 桂 po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phu	phu	phu	phua	foua	foua	pò	phúa	phúa

按三支皆合，讀擦聲者爲晚形。 此以塞聲之普爲聲符，亦存其本形者也。 以元音言，則與西支及儂爲近，而與讀 ua 者稍遠。 凡此與儂語爲 o 或 u 者，在他語每爲 ua, 下 65 虎等與之同例。 字喃主諧字與被諧字間亦每有此現象。 如魯 lỗ, 从之者有穭 luả; 布 bố, 从之者有⿰糸布 bủa; 某 mỗ, 从之者有⿰扌某 múa 皆是。 此 a 疑本後起。 至 Khamti 或讀 pā, Đay 讀 phà, 則當是更晚矣。

又此字亦从女作，初以爲怪。 繼思漢字壻或从女，已見於說文。 風俗通義及方言有⿱胥言字，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以爲胥字之變，而後出俗體有婿（見奚韻），正皆與之同例。 夫者，由女言之也，故字从女。 說文壻下二徐本不同：大徐言胥聲，而小徐無聲字。 段主小徐，故强謂 '胥有才知之稱，以女配有才知者爲會意'。 以此⿰女普字言之，从女胥聲本可通，不煩段氏爲之曲解也。

(27) ⿰巾眉 从布，眉聲。 眉廣州 mei　　妻　　眉 m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mi	mē	mē	me, mia	mĩa	mìa	mè	mia	mia

按三支皆合。 以元音言，亦以西支及儂爲更近。 其古形疑當爲以 i 終了。 其後 i 前之主要元音脫落，而別生一 a 于其後，則成 ia。 此其情狀，正與上 ua 略同。

又此字从布不可解。 初疑爲他字之誤。 繼思 '布' 在 21 敉用以表 p^{o} 値，與上字⿰女普之音値相近，疑布卽爲其假字。 从布，眉聲；猶言从夫，眉聲。 ⿰衤夫之从夫，與⿰女普之从女，似正相對。（註一） 以假字爲義符，漢字似亦有其例。 如粵字⿰貝乜 mé,

---

(註一) 此或亦得目爲與22 ⿰衤布之从布同義。 夫妻與父母二語疑本同源。 Ahom 語 phū 爲 masculine suffix, mi 爲 feminine suffix, 知一切兩性間之對稱，皆由 p-, m- 兩根衍出也。

義爲 porter sur le dos (注一)，則貝正背之借字也（貝，背粵皆讀 pūi）。 惟以全字論，䙗爲形聲，貯爲會意，斯其小異。

(28) 㣁 从人，備聲。 備 S. A. bi　　哥　　　　變 桂 p'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ī	pī	pī	pi	pi	pi	pì	pi_3	phì	phi

按三支皆合。 備聲當讀不送氣塞聲，與東西兩支近；'變' 則已發達爲送氣矣。此字暹文本屬W母，與 21 敘同。 此類純濁字之變清，東西兩支皆成不送氣，南支則成送氣，本爲馬伯樂所攷定。 今以此兩字聲符不送氣，注音送氣觀之，則其歷程之先後，似正可因以窺見也。 至此'備'聲所示，究當如 S.A. 之 b- 而與暹文同階段，抑已清化如今東西兩支，今雖無以遽決，依大體言，應以後者爲近似。

又鎮安譯語作俾。 此可目爲假借字；亦可目爲从人，卑聲，與漢字無心暗合。暗合之例，字喃中至多；張澍續黔書中亦曾舉黔南所見奀僞卝孖等數字，見卷五俗字條。

(29) 㛚 从女，夏聲。 夏儂 gia (註二)　　婆　　　　迓 桂 i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Dioi,	暹羅	牢
ja	——	yā	gia	ya	yả	ia	ja	nhả

按此婆義與祖母相當，三支皆合。 自語姿言，似牢語爲較古。 以舌面鼻聲之蛻衍而爲半母，乃語史上習見之事，而暹羅文之ญ尤爲顯證也。 惟通常牢與暹羅間爲 ɲ—j 之對立者，他支必多讀 ɲ-；而此則惟牢語獨存，并 Ahom 亦已消失。 私心頗以爲怪。 嗣乞教于李方桂先生。 始知此在牢語爲濁母降調字，ɲ- 反爲變讀；

(註一)　見 Aubazac, *Liste des caracteres les plus usuels de la langue Contonnaise*. Hongkong, 1909.

(註二)　此 g- 書首言 'prononce comme *y* anglais dans yacht et *j* allemand dans jagen'。白歹之 g- 與之同。

與 107 草之爲淸母降調字不同。 是則此从夏聲，正所以示其本形者也。

又夏兩粵語多讀 ha, S. A. 亦爲 hạ, 皆與 ya 不合，此足證儂漢字音，確與此土文所示最適切（上12 轢之卑聲，亦足以證其必非據 S. A.,以 S. A, 卑讀 ti 也）。 奉議州冊言‘猺稱祖母曰吓’。 下聲與夏聲同値，儂漢字音亦爲 gia, 蓋與此同其密合矣。

(30) 㛳 此疑是會意，从好，从貌省。 女 美 m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mi	——	me	me	maie	mẩie	mè	m̀ai$_3$	më	mế̈

按此女義與 female 相當，三支皆合。 Đay 讀 mếi, 亦同。

(31) 𡥱 从子，六聲。 六 S. A. luc 兒 六 luk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luk	luk	luk	luc	louc	loụck	lục	leuk$_1$	lùk	lềk

按三支皆合。 鎭安譯語亦作𡥱，亦全同。

(32) 𡝠 从女，把聲。 把儂 pa 伯母 排 p‘ā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ā	——	——	——	pạ	pả	pà	pa^3	pà	pà

按三支皆合。 把聲甚切，注言排則稍疏矣。

(33) 𡣸 从女掗聲。 掗與亞同音，亞儂 a. 嬸母 亞 a

西			東			南	
Ahɔ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暹羅	牢
ā	——	——	a	a	à	a	a

按三支皆合。 擺夷讀阿，亦與之同（孟連譯語作𠇍那，疑涉姨母而混。 儂及 Dioi 讀 na 者，義皆爲 tante maternelle, 與叔母不同。 Diguet, *Langue tho*. P. 124 注尤分

明）。 Dioi 讀 leao,[2] 則與芒市，干崖等之‘魯’爲同語，與此非一源。

(34) 嫿 从女，盧聲。 盧 S. A. lu　　媳婦　　盧 lou

按此惟儂讀 lù, liu 與之合。 Ꟗay 讀 liu, 亦合。

(35) 嫊 从女，蚤聲　　少婦　　騷 桂 sa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儂	Dioi	暹羅	牢
shaü	shau	shau	——	sù	xlao	sao⁴	sáo	sào

按三支皆合，惟西支聲首似稍後。

又此字从蚤聲，依廣州 tsou 塞擦聲與純擦聲不甚密， S. A. 讀 tảo 更不合，故初疑爲騷省聲。 繼思騷字不習用，無取爲聲符之理，故仍當爲蚤聲。 粤西諸蠻族讀漢字精淸從諸組每作純擦聲。 猺歌讀早爲 ʒiu, 正其證（更牽引言之，則日本漢字音中早有此現象矣）。儂漢字音中雖未見蚤字，然蚤早同音，早正讀 Sạu, 則知蚤聲原極密合也。

IV. 身　體　門

(36) ⿱科豆 从頭省，科聲。 科 S. A. Khoa, 頭　　土
廣州 fo

此或是據其另一讀注音。 白歹 hua 以外倘讀 thua, 與之近似。 又 Dodd 所紀雲南 Kon yai 讀 tō, 廣西土人讀 tau, Thô 讀 thoua, 皆與之合，疑皆漢語之借。 科聲所示爲原語，土則殆非原語矣。 此或是成字較早，注音較晚；或造者與注者不同讀；故兩者不一致。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儂	暹羅	牢
rō	hō	hō	hua	houa	hu	húa	húa

按三支皆合。 此科聲所示當爲擦聲 χ-。 Ahom 之 r-, 亦 r—h 對立之例。o 與 ua 間之關係，亦與上述略同。

又此字 Dioi 讀 kiaou³, 與栁獞 kiao, 桂狆 giao, 黔狆 kao 爲同語。 雖與此語形相似，實非一源。

(37) ⿰身乎 此身當爲耳之誤。从耳，乎聲。 耳 呼 桂 xu

乎 S. A. hồ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rü	hū	hū	xu	hou	sou	k'iu,xu	theuou²	hú	hú

按三支皆合。 Ahom 語爲 pik-rü, Khamti 爲 ping-hū, 白歹爲 ăn-xu, 儂則兼有 ăn k'iu, pik-k'ĭu, pik-xu 諸讀，蓋諸語中之前置實不一。 Hunter 及 Grierson 皆以 pik 爲 Ahom 語'耳'，疑僅從其簡讀（註一）。 至 Dodd 所紀雲南 Tai lai, Tai nam 及 Pu tai 皆讀 kū, 與儂之別讀近似。 Clarke 所紀桂狆讀 reo, 黔狆讀 re; 擺夷讀 ro（註二），則與 Ahom 近。 白歹，Thô 及 Dioi 之 s-, θ-, 又其小異。凡此參互，蓋皆複紐溶析下之變讀也。 此从'乎'聲，與西支 Khamti, Shan, 南支暹，牢及黑歹合。

又'乎'字以廣州讀 u 言之，不甚切合。 S.A.較密。 儂漢字音中雖未見'乎'字，而與'乎'同音之'湖'正讀 hù, 則視 S. A. 爲尤密矣。

(38) ⿰目他 从目，他聲。 他 S. A. tha. 眼 他 t'a

字彙補有𥆂字，言'人名，音未詳'，與此無涉。

(註一) Borua 字典 P. 103 言 pik 爲 ear, pik-rü 爲 ear-box, 蓋一語詳略不同。

(註二) 永康州志言'耳曰恩而'，與此合。 '恩'與白歹，儂之 ăn 尤合。 慶遠譯語字正作'⿰口而'。 从口，而聲，注音爲'若'。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ỗ	儂	Dioi	暹羅	牢
tā	tā	tā	tha	ta	tha	tha	ta^4	ta	ta

按三支皆合。 其他紀錄亦全同。

又鎮安譯語作馳，乃馳之誤（與上引字彙補所出者適同）此亦易位而同字者。惟不以左右易，而以上下易，猶二徐本齜，⿱此齒，魂，⿱云鬼互異之例。

(39) ⿰身當 从身，當聲。 當儂 tang, S. A. đang　　身　　曩 桂 naŋ

東			
白歹	Thô	儂	Dioi
đang	dang	đang	$dang^4$

按此惟上數語合。 其他西支三語皆讀 tū, 南支暹讀 toua, 牢讀 tô, 東支黑歹亦讀 tô, 與此非同語。

又此从'當'聲， 本可目爲古形。 以此亦馬伯樂所謂 mi-sourde 字， d- 本亦爲變讀也。 然不送氣淸音之漢字，每易變讀爲帶音。 猺歌 '底' '擔' 等字亦讀 d-, 正其顯證。 故 '當' 聲所示，究爲 đ-, 抑爲 d-, 尙難遽定。 又上出星晴二字皆讀 l-, 而此獨讀塞聲（註一）。 證以此語三支不皆備， 豈較晚出， 故事狀亦參差不一歟？

(40) 㨨 从手，眉聲。 眉 S. A. mi 廣州 mei, 儂無，　　手　　牽 桂 tɕ'ie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ò	儂	暹羅	牢
mü	mü	mụ̄̈	mư̆	mũ	mù	mứ	mư	mư

（註一） 永康州志言'身日陽'，陽當爲湯之誤，亦塞聲字。 且係送氣，相距更遠。又注音之曩，所示似本爲 l-, 以受韵尾 -ŋ 之影響而變爲 n- 者。 果爾，則所示適與星晴等相同，而聲符與注音二者又不同讀也。

按上記諸語而外，Đay 讀 móu, 南寧土人讀 mü, 皆與‘眉’聲不甚密合（註一）。惟永康州志言‘手曰枚’，則與之同。　又此語別有讀附聲尾者，如白歹 mứng, Pu tai māng, 黔狆 vung, Dioi feung,² 不知果爲同語之變否？

至注音之‘牽’，乍視之頗似誤注，實則與眉聲所示非一語。　歹語稱 bras 與牽近，Ahom 讀 khen, 黑歹，Thô 讀 khaine, 暹，牢讀 khến, Dioi 讀 kien⁴, 黎讀 kien, 皆極密合（註二）。　蓋以狹義言之，則 mɯ 爲手而 khen 爲臂；以廣義言之，則 khen 亦可以賅手，故有時或不別。　漢語稱手，亦往往可以賅臂，其事狀正同。注音者據其廣義之 khen 爲之，遂與眉聲不合矣。

(41) ⿱加个　此字不甚可解，疑加爲脚之借字，用爲義符；个則卡之別體（參下97 𥫗字條），用爲聲符。　鎭安譯語作跒，正从足，卡聲也。　卡廣州 k‘a　　脚　　篋 粵 k‘ɐp 桂 tɕi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	——	khā	kha	kha	kha	kha	ka⁴	khá	khá

按三支皆合。　歹語脚本讀 tin, ten, 而此作 kha 者，亦猶上 khen 之例。kha 本訓股，股可以賅脚，故在諸語中亦往往合稱也。　諸家辭書或僅列爲 jambe, 蓋從其朔誼。

又此語與漢語關係最深密。　漢語如潮州厦門脚皆讀 kha. 旣與上出全同；而雲南 Tai nüa 讀 tin kah, Đay 讀 khôc, 亦與廣州讀脚爲 kōk 近似。　兩者或本同源，惟其變易之過程，則此時尙無以猝定。　注音之篋，據兩讀皆不甚密，或其所示略近 Tai nũa 之 kah, 故用入聲字，亦未可知。

(註一)　眉 S. A. 雖讀 mi, 然似尙有轉讀，與 mɯ 或相近，觀从眉得聲之ㄧ讀 mɯa 可知。

(註二)　鎭安譯語正作摼，从手，牽聲，卽據其另一讀所造也。　永昌府屬孟連譯語字作𦄙音‘欠’，亦與之合。

(42) ⿰月胡 从肉，胡聲。 胡 S. A. ho　　喉　　何 ho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o	khō	khō,	khò,kō	kõ	kò	cò,hò	ho²	kho	kho

按三支皆合。 此从胡聲，'胡' 儂讀當亦爲 hù, 如上'乎'字之例，所示者亦較弛之擦聲也。 注音作何，永康州志作河，以元音言較胡爲密。

又諸語喉頸多不分（註一），故諸家辭書往往收在 cou 下。 Savina 以儂語 hò 爲漢喉字之借，恐未必然。

(43) ⿰月天 从肉，天聲。 天廣州 iu, S. A. yêu 腰　　曉 hiu

按此當爲漢語之借。 儂讀 giu, 正與之合， Savina 以爲卽腰字是也。 注音之曉，則不甚密合。

又此旣爲借語，而又改易原字者，其故或在求易（註三），天字較要字爲易作也。字喃中亦有近似之例。 越語讀額爲 tảng, 形音兩者旣皆沿用，而又别作滕 tang 字，亦以从肉較从頁爲易曉也。 兩者皆借語而又改字，惟滕易義符，此易音符爲小異。又字喃别有'⿰月天'字讀 yêu, 其義爲慕，與此無涉。

(44) 膜 从肉，莫聲。 莫廣州 mok　　肚　　沐 muk

字彙補有此字， 言'莫各切，肉膜也'，蓋卽膜之異體，與此亦無涉。

按歹語稱肚腹本作 tâng, tọng 或 thong 諸音，惟 Savina 所紀白歹及儂兼讀 mồe, Thô 亦兼讀 mock, 與此合。 此語來源未詳。 Lolo-p'o 讀 mo, Nāgā 組多讀 pok, buk, 以字形言頗相似。 又越語讀 bung （註四）， b- 與 m-, -ng 與 -k, 例得相換，似亦有若干關涉。

(註一) 藏緬系亦然；參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P. 62

(註二) 依 Laufer 所攷，此 k'o 實爲印支語之 common base *go 所演成，見同頁。

(註三) 此或亦得目爲好異。 如傜人習知有父母，而又别作坌籴，則不得以求易目之也。 古代銘刻中異體之多，其故或亦同此。

(註一) Ðay 之 bóng, 當卽越語之借。 黑歹讀 poume, Diguet 亦以爲可與越語比照。

(45) 骱 从骨，六聲。 六 S. A. lục　　骨　　陸 luk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窂
duk, nuk	nuk	luk	đúc	loúc	doùck	đúc	dũk	dũc

按此亦 l-d-n 對立之例。 此‘六’聲與 Shan 及黑歹同（註一），一切如 4 膀下所出。 Day 讀 đru, 亦正與 đrao 同例。 以此二字觀之，似 Đay 之流音又正所以示 mi-sourdes 一組之痕跡，與 sonore 之 d 相別。 然在暹羅文同屬ด母者， Đay 不皆具流音。 如 rouge 之讀 đèng, terre 之讀 đẩn, van 之讀 đung, 皆與純濁音字無別。 反之具流音者，在暹語亦不必為ด母。 故此二字之偶合，不足為推索之基礎也。

又此字除上出諸讀而外，Dioi 讀 do¹, 狆家讀 lau（註二），聲尾亦皆已脫落（註三），與漢語入聲字略同，較此六聲去古歹語更遠矣。

(46) 胇 从肉，不聲。 不 S. A. bất. 廣州 pɐt　　肺　　勃 pūt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窂
——	——	pot	pót	——	——	pót	peut’	pōt	pōt

按三支皆合。 永康州志言肺曰不，亦合。

又按漢語與此同源。 肺中古音 pĭwɒi, 其先本有舌尖尾聲。 釋名‘肺，勃也’，與此尤不期而巧合。

(47) 脌 从肉，答聲。 答儂 táp　　肝　　踏 tāp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窂
tāp	——	tāp	táp	táppe	táppe	tắp	tap’	tẵb	tẵb

（註一） 永康州志言‘骨曰諾’，當亦 l, n 不甚別異之例。

（註二） 此據 G. W. Clark, *Kweichow and Yün-nan Provinces*, Shanghai, 1894.

（註三） d’Ollone 所紀狆家有讀 dôh, doh 者，此 -h 旨正所以示聲尾脫落之過程。

按三支皆合。 有讀 tảm 者，當亦同語之變。

(48) 胦 从肉，史聲。 史 S. A. sử　　腸　　稅 ṣŭü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shāi	——	hsāi	sảy,xlảy	——	——	xlảy	sai³	sằi	sằi

按三支皆合。 惟 Ahom 僅作魚腸解。 史聲元音不甚諧切（參下85䘣條）。永康州志言腸曰‘雖’，‘雖’儂讀 xlảy, 較爲近似。 又注音之稅，亦不甚切。 孟連車里兩譯語作‘賽 Sai,’ 亦較‘稅’爲工。

(49) 皻 从皮，能聲。 能儂 nẳng　　皮　　冷 lɒng

玉篇熊部有𪏚字，乃羆之古文，與
此不同字。 此以‘能’爲聲符，而
彼以‘皮’爲聲符，固不第形位移易
而已。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nāng	暹羅	牢
nāng	nāng	nann	nǎng	nang	nang	nǎng	nang⁴	nắng	nắng

按三支皆合。 注作冷者，亦 l, n 不甚別之例，仍以能聲爲正。 永康州志言‘皮曰囊’， 則聲韻皆諧切矣。

(50) 毾 从毛，品聲。 品儂 p'ểam　　髮　　㙮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phum(讀phrum)	phum	phum	pê̂ôm	fôme	phiomme	pèom	piom⁴	phốm	phốm

按三支皆合。 ‘品’聲首尾極密，惟元音略疏。

又 Ahom 文爲 ꩡ 而讀則爲 phrum, 此流音之是否爲原始的，本尙可商。 然白歹共有三讀，pêêm 而外，尙有 lẻm, sôm, Dodd 所紀土人讀 chăm, 黎讀 dom, 皆明爲 consonant groups 變易下之現象，或奪聲首，或爲變音。 更證以 d'Ollone 所紀

狆家之讀 prömm, 及 Dioi 之挾有 i 音（註一），則其本爲複紐，的無可疑（註二）。惟此品聲所示，究爲單純之 p-, 抑尙挾有流音，則不可知矣（註三）。

黑歹之 f- 爲 p‘ 之晚形，不待論。 更有變爲鼻聲者，則如柳殭之 man （聲尾之變爲舌尖，當是 dissimilation 之結果），是皆同源無疑。 注音𠱥字書未見，僅見于漢越交界之地名，當亦土文。 䟢在 S. A. 爲 đam, 从之者宜亦無大異，是其所示音當與 cham, dom 略近，而爲溶化後之變讀矣。 此注若果無誤，必出當地人士之手。 姑識所疑，以俟續考。

(51) 襳 从衣，庶聲。 庶廣州 sü　　衣　　塞 桂 sə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shüw	——	——	ș̉ửa	sụa	xủa	χlứ	sừa	sua

按三支皆合，惟元音不甚一致，略如上所見 ư–ua 對立之例。 此从庶聲，與儂較近。 Dodd 所紀土人讀 sü, 尤密合。

注音之‘塞’，依廣州讀 sɐk, ts‘ai 皆不合，國音 se, sai 亦不合， 惟上注桂林音與儂讀近似（註四）。 下 65 虎諸語讀音皆與此近，而灣甸孟連芒市諸譯語亦皆音‘塞’，知其必尙諧切也。

(52) 𧙗 从衣，琶聲。 琶儂 p‘à　　被　　乏 桂 f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暹羅	牢
phā	——	phā	phả	fã	vả	phả	phà

按三支皆合。 其爲 p‘>f 之衍亦甚明。

(註一) 參馬伯樂 *Système phonétique des langues thai*, P. 158 脚注。

(註二) 東京苗語 plâu, Clarke 所紀花苗 bleo 等，當亦與此有涉。

(註三) 以93 編言，或已爲單純之p-。惟上古漢字之同一聲符者，似得兼示複紐單紐二種，則此亦未易定矣。

(註四) 以猺歌讀塞爲 a 論，則所示又與讀 -ua 者爲近，而與庶聲小異矣。 附記以供參攷。

(53) 䘛 从衣，將聲。 將廣州 tsŏng 帳 脹 t'song

按歹語本讀 màn, 此則漢語之借也。

V. 飲 食 門

(54) 粆 从米，扣聲。 扣儂 kháu 米 扣 k'a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au	khau	khau	khấu	khaổ	khắo	khẩu	haou$_8$	khắo	khắo

按三支皆合。 扣聲亦極切。 鎭安譯語作粈，口聲與扣聲同。 又此語與 Mon-Khmer 族有涉，參 Laufer p. 57 注五。

(55) 䅗 此色疑爲巴之誤。从采，巴聲。 菜 辟 p'ik 故宮本此字已蝕，抄本尙完好。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儂	Dioi	暹羅	牢
phāk	——	phāk	p'êắc	piạk'	phàk	——

按三支皆合。 Dodd 所紀南寧土人及東京 Tai to 讀 plak, 正與 Dioi 之 piak 相應，當爲古形。 至 Chin tai of the Yangtze 讀 pa 則聲尾已失，與[illegible]巴聲合矣。然注音倘作辟， -k 尾極密合，則疑此巴聲乃造字者之偶疏，故送氣與[illegible]亦未合，非爾時已無此 implosion 也。

又以全字言，不第巴聲未密，卽菜亦不當省，此疑土人平時本假采爲菜，非造字時始簡省也。 鎭安譯語作芘，从艸，北聲，音義兩符皆較此爲善。

(56) 醪 从酒，糿聲。 幼篇海類編音腰。腰儂 giu 酒 漏 la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lāo	——	lau	lấu	lặô	lẳô	lẩu	laou^3	lắo	lắo

按三支與注音皆合。舊紀錄多作鏤，漏，㖙等亦同。汪森粵西叢載言‘亦有同中國者，酒曰醪’。此兩語疑本同源，汪說近似。

又‘糿’聲疑亦與注音漏非一語。漏爲本語，糿似借讀。越語稱酒曰 ru'o'u（字喃作𨢇，殆亦與漢字爲暗合），與 giu 尙近似也。

(57) ⿰氵䊍 从水，䊍聲。䊍集韻與離同音。 湯 灑 此疑爲麗或儷之誤。

離儂 li, 廣州 lei

又或土人自注，讀灑爲麗，亦未可知 lei

按諸語與此多未合，舊紀錄亦但言借湯字（儂語稱 nam thang, 亦正爲湯之借）。此未詳。以字形論，疑亦非土人所能作，均俟更考。

(58) ⿰米我 从米，我聲。我 S. A. ngã 芝麻 牙 ng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ngā	——	ngā	ngà	——	——	ngà	nga	nga

按三支皆合。从米當以二者皆細粒之故，猶漢字驢之从馬，鼉鼊之从黽，皆以其相似也。我聲依儂漢字音元音稍異，惟 S. A. 適密合。永康州志言‘奶平聲’，則聲韻皆殊，疑是誤記。

VI· 禽獸門

(59) ⿰半鳥 从鳥，半聲。半 S. A. bán 鵝 伴 桂 pan

儂 pún 粵 pu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hān	——	hãn	hán	háne	háne	hán	han'	hãn	hãn

按三支皆讀 h-, 與鎮安譯語作䴗者相合（擺夷芒市譯語皆注‘汗’，犫甸孟連猛麻皆注‘漢’，亦同）。此從半聲，初疑半亦爲罕之誤，然永康州志亦言‘鵝曰本’，則確當爲 p- 或 b 無疑。p- 與 h- 在音理上本極可通，其過程當爲 p>f>h, 略如

日本假字ハ行之例。 然歹語中尙未見有與此相同之事象，（7下 h- 與 pʻ- 相當，僅 Dioi 一語。 且二者性質亦並不同）；且‘半’‘伴’及‘本’依儂及廣州讀音，元音亦與 a 不合；故疑兩者不同源。 李方桂先生亦以爲非一字。 今姑出諸語如上，以俟續考。

(60) 鵸 从鳥，寄聲。 寄廣州 kei 　雞　 髻 ka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遲羅	牢
kai	kai	kai	cáy	kái	kái	cáy	kai^1	kăi	kăi

按三支皆合，漢語亦同。 又此从‘寄’聲，鎮安譯語作鐖从‘幾’聲，皆較漢字从‘奚’聲 (ɣ-<gʻ-) 爲密。

(61) 鷝 从鳥，畢聲。 畢廣州 pɐt 　鴨　 畢 pɐt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遲羅	牢
pit(讀 pet)	pit	pit	pét	pête	péte	pêt	pit^1	pĕt	pĕt

按三支皆合。 鎮安譯語亦從畢聲，惟字作鵯，易位與上骿骈同。

(62) 䱼 从魚，屢聲。 屢 S.A. lů 廣州 lŭü 　鱔　 屢 lŭü

按此惟 Savina 所紀白歹，儂讀 lay 及遲羅讀 lai 與之近。 然元音仍不諧切，略與上 48 史聲之當 say 相似。

(63) 爭 按字形言，當是从爐，乎聲。乎廣州 u. 　蛇　 無 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遲羅	牢
gu	ngu	ngu	ngù	ngõu	ngoù	ngù	gueueu^2	ngu	ngu

按三支皆合。 惟乎聲不甚切，从爐尤不可解，疑傳寫有誤。

又注音之‘無’亦不甚切，惟以無聲字注 ŋ- 字，在譯語中尙有同例，如擺夷譯語

以‘阿’注芝麻之 nga 是。 此疑 ŋ- 之阻閉不甚密，或竟爲鼻化之 ū, ā, 故得以‘無’‘阿’等字當之。

(64) 䳷 从辱，要聲。 要儂 giu, S. A. yêu. 鷹　　　　耀 iu

按歹語稱鷹東支作 kamme （黑歹），cỏm （儂），南支作 hụ̆ng （峷）等，皆與此不合。 此疑爲漢語之借。 永康州志言鷹曰戞（儂讀 giau）與此合。 漢語本有-ŋ 尾而此成爲 -u 者，乃假讀之訛異。 永康州志所紀，如糖曰粲；廣西猺歌紀音所紀，如量（中古音 lĭang）讀 gau, 皆其適例。

由上述言之，要聲頗可信。 惟辱爲義符，或以爲疑。 按‘辱’儂讀 nhục, 與歹語稱鳥之 nok 極近（註一），故即假以爲鳥。 从辱猶言从鳥也。 以假字爲義符，與 27 裲同例。

(65) 虪 从虎，書聲。 書儂 xlu, 廣州 sü. 虎　　　　書 sü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峷
shüw	hsüw	hsüw	sua	sua	sua	xlu	sứa	sứa

按三支皆合。 以元音言，與西支及儂爲近，正與 26 嬇 51 褷同例。

(66) 獁 从犬，馬聲。 馬儂 mạ　　　　狗　　　　嗎 ma
集韵有此字‘莫駕切獸名’，與此當
亦無涉。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峷
mạ̄	mā	mā	ma	ma	ma	ma	ma⁴	má	ma

按三支皆合，其他紀錄亦全同。 鎭安譯語作獁，‘麻’聲亦與‘馬’聲無異。

又按譯語所載諸字，其聲調苦不可考。 以此字言，Grierson 曾謂 Ahom with an abrupt tone. 而 Khamti, Shan 則 with rising inflection（註二）。 今以馬麻兩聲符言，麻所示者似爲平調；馬則似爲升調，與 Khamti, Shan 相近。 然永康州志

(註一) 觀下 67 鷝更明。

(註二) *Notes on Ahom,* p. 49.

言‘狗曰抹’，則似又爲促調，與 Ahom 近矣。　凡斯之類，皆無從爲有力之推索，攷文中于此皆不論。

(67) ⿰辱鳥 从鳥，辱聲。 辱儂 nhục　　雀　　諾 nok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ộ	儂	暹羅	牢
nuk	nuk	nuk	nôk	nôck	nộck	nộk	nŏk	nọ̄k

按三支皆合。 柳獞曰 rok, Dioi 曰 thok, 則其小變也。 鎭安譯語同作⿰辱鳥，注音則作梛（梛當讀 no, 此字通常不多用，粵西栒梛花有名，故用之或較廣），似聲尾已失。 Man 語稱 nō, 正與之合（註一）。 擺夷譯語或作乪，或作氕（註二），而注音悉作奴，尤爲適例。

又此字實爲鳥類之共名。 注作雀者，以常語鳥雀合稱，不甚別異，非專指依人小鳥言也。

(68) 鱩 从魚，雷聲。 雷儂 lòi　　鯉魚　　⿰魚离 字書未見此字，依偏旁當讀 lei

按此惟 thô 讀 nouèi, 儂讀 này, 牢讀 nay 與之近， Thô 讀元音尤合。 此从雷聲者，亦 l, n 不甚別，如 8 洌下所述例也。 他語未詳。

(69) ⿰魚患 从魚，患聲。 患 S. A. hoan, 廣州 uān　　草魚　　患

按此語未詳。

(70) ⿰犭懷 从犬，懷聲。 懷廣州 uāi S. A. hoài.　　水牛　　槐 桂 χuai 粵 uā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i (讀 khrāi)	khai	——	vài	koūaille	oaille	vài	ouai²	khuai	khuai

---

(註一) 苗語之 nōn 似亦與之爲同語。 -k, -ŋ, 例得互換也。

(註二) 東洋文庫本較早作氕乪, 余所藏傳抄同文堂本則作氕。 此二本之性質別詳余校記。

按三支皆同。　惟東支聲首多脫落，當是經 *ɣ>o之衍化者（白歹及儂之v,即u之聲化，非別有唇聲之一元）。以此亦暹文冈母字，依上15暗例之，此懷聲當如S. A. 之 h-, 雖已清化，摩擦當未消失也。　永康州志言讀‘歪去聲’，柳獞讀 wai, 則已皆與 Thô, Dioi 同。　Clarke 所紀 Ya ch'io miao 讀 nguei, 則又與暗下儂讀 ngảm 同例。

又鎮安譯語作猿，與此同值，懷亦本从褱得聲也。　此猶說文訩或省作訩，匈亦本从凶聲也。　惟褱字太僻，猿仍當目爲‘懷’或‘壞’省聲，已詳暗下，此不贅。

(71) 㸬 从犬，磨聲。 磨儂 mû, 廣州 mo　　黃牛　　　磨 mo

按東支白歹，Thô, 儂皆讀 mò, 與此全合。　Dodd 所紀雲南 Tai yoi, Kon yai, Pu tai 皆作 mō, 亦合。　西支除 Ahom 作 hu 外，Khamti 讀 ngō, Shan 讀 ngō, wō; 東支黑歹亦讀 ngõua; 南支暹羅牢亦讀 ngua; Dodd 所紀，其餘亦多讀 wō. o 與 ua 之對立，上文已有論述；故以元音論，頗可信諸語爲同源。　w- 自亦可目爲 m- 或 ŋ- 之變。　至 m-, ŋ- 兩者之對立，則又雙唇舌根二元之適例也（註一）。

又鎮安譯語此字亦作獮，與稱狗者同字，注音則爲磨，與此同。　麻在吳語中固亦讀 mo, 然士人當不如此讀，且亦無一‘麻’字同時表 mo, ma 兩值之理。　故依注音推勘，鎮安之獮，或亦爲㸬之誤。

VII. 器用門

(72) 磓 从石，退聲。 退儂 thói　　　碗　　　退 粵 t'ŭü 桂 t'ei

東			南	
黑歹	儂	Dioi	暹羅	牢
thouẹil	thủi	toi$_3$	thuài	thuèi

（註一）　永康州志言‘銀硃日文帝’，‘銀’‘文’亦 ŋ- m- 之訛異，似與此同例。　然此爲借語之訛異，故或得以同鼻聲相轉變之理釋之。　若此字則尙有 Ahom 之 h-, 明其有較複雜之事象存焉。　Grierson 但言 Ahom 之 h- 多不變，惟間亦與 ŋ- 相當，則仍未言其所以然也。　又李方桂先生廣西淩雲猺語文中所排比，亦有類似 m-, ŋ- 對立之象，見 B. N R. I. H. P. Vol. 1 p. 423.

按西支未詳。　東支或亦讀 pát, 與越語 bát 相涉；僅上數語相合。　舊紀錄多言‘腿’，音値亦同。　惟永康州志言‘恩堆’，則讀不送氣，與 Dioi 合。　此字暹文屬ٻ母，本亦濁聲字也。

又鎭安譯語字作𨁈，義符微異，猶漢字碁棋之例。

(73) 䃜 从石，帖聲。 帖儂 thíp　　碟　　帖 t‘ip

按此語諸語多作 pan, 永康州志亦言‘碟曰搬’。　此从帖聲者，當爲漢語之借。粵讀碟曰 tīp, 與‘帖’聲僅送氣與否小異。　猺歌及儂漢字音中，亦間見假讀不送氣爲送氣者，故 t‘ip 必爲 tīp 之借無疑。　Đay 讀 thịp, 與此同。

又以儂語稱 assiette 爲 chàm, 牢語爲 chán 攷之，帖聲或亦爲占聲之誤，記之以俟續考。

(74) 衤門 从衣，門聲。 門儂 m‘òn　　枕　　滿 mū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mån	——	mon	mon	mone	mon	mon	món	món

按三支皆合。

(75) 𠟡 从算，力聲。 力儂 lẹk, 廣州 lik　鐵　　立 粵 lɑp 桂 l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lik	lēk	lēk	lêich	lếck	léck	lếk	lĕ̀k	lĕ́k

按三支皆合。　Dioi 讀 fa⁵，與 Clarke 所紀桂狆同，蓋出別源。

又力聲與 -k 尾本甚密合，而注音‘立’作 -p 尾者，此有二說：(1)土語聲尾或漸消失，或竟爲 Dodd 所紀雲南 Tai nüa 之作 lĕ, 故‘立’字當近桂讀。　(2)土語聲尾本未失，而注者不習於此類截斷音之辨，遂至訛誤，如16㸑下注力之例。　以現象言，後一說頗近似；以事實論，前一說或更合。　至義符何以从算，則今尙未解（註一）。

（註一）　此或可目爲借字，而其所示，則似爲藏緬族語。　如 Jyarung 讀 Šom, 西夏讀‘尙’ Sang, Moso 讀 Šu, Šo. 皆略近。　然究不足信，故姑存其疑于此。

(76) ⿰刀也（此也當爲巴之誤。 从刀，巴聲。） 小刀 野（此當亦承上‘也’字而誤，如20派字之例。觀此，又可知此書當已經多次之傳抄，故有類是之譌誤。）

西	東		南	
Shan	白歹	儂	暹羅	牢
pha	pệa	peạ	pra	pã

按歹語此字多作 mit, 惟上數語合，其義或亦不專爲小刀也。 Dodd 所紀雲南 Tai nüa 及揚子 Chin tai 亦讀 pa, 南甸芒市車里孟連諸譯語作‘扒’‘把’，亦與此合。

又 Dodd 所紀東京 Tai To 讀 māk yau, 似與此‘也’聲粵讀 (iä) 稍近。 然此當爲越語 giao 之借，非歹本語。 猶 Thô 之 tao, Đay 之 đảo, 爲漢語刀之借也。‘也’必誤寫無疑。

(77) ⿰刀羕（从刀，羕聲。 羕廣州 iõng 儂讀無羕字，惟樣作 giưɵng） 腰刀 讓 iõng

按鎮安譯語字作鉠，注音曰央。 永康州志亦言‘腰刀曰秧’，與此合。 其他未詳。

VIII. 宮室門

(78) ⿰木都（从木，都聲。 都廣州 tou） 門 都（桂 t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tu	tu	tu	tu	tou	tou	tu	tou⁴	tu	tu

按三支皆合，其他紀錄亦同。 黑歹，Thô, Dioi 之 ou, 乃寫法之異，非眞讀 diphthong 也。（永康州志雖言‘門曰斗’，所示當亦爲長 u, 非眞讀 ou）。

(79) 簹 从竹，當聲。 漢字舊有簹，訓竹名及車簹，與此無涉。　　窗　　當 桂 taŋ

按東支黑歹，Thô, 儂等皆讀 táng, 與之合，疑卽漢語之借（註一）。

(80) 榺 从木，等聲。 等儂 tẳng　　橙　　等 tɐng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tāng	——	tāng	——	——	tẳng	tẳng	tang^{1}	tẳng	tẳng

按三支皆合，Đay 讀 tòng 亦同。 Savina 注儂語，以爲漢語之借是也。Pal'egoix 釋暹語，亦言 Chinese seat。 以諸語甚一致觀之，其借當已甚久（註二）。

(81) 𡺰 从屋，出聲。 出儂 Sét, S. A. xuất, 廣州 ťśŭt　　屋　　出 粵 t's'ŭt 桂 ts'u

按歹語稱屋大抵爲 rüen, hüen, 與此無以印合。 必欲強求，則牢稱 maison en briques 曰 tữk; Dioi 稱 chambre 有三讀，其一曰 thouk; 皆稍近似。 然聲尾不合。疑此仍亦爲漢語之借，東京苗子稱 chambre 曰 tsyơư（註三），Savina 以爲與處相當。此或亦同其性質歟？ 識之以俟達者。

IX. 通用門

(82) 𨘢 此會意字　　遠　　鬼 kuai

西			東					南	
Ahom	Kk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shai	kai	kai	——	kaï	kouei	quay	kiai^{4}	klǎi	kǎi

（註一） Savina 所紀儂語有二，táng 以外尙有 Sang, Savina 皆以爲牕字之借，說似可信。 漢語塞擦複聲之字，蠻族中恆有訛讀爲純塞聲者，亦有訛讀爲純擦聲者（除上35下所引外，儂字音中讀 tʃ- 爲 S- 者尤多，擺夷讀進貢之進爲 Syäng, 皆其例），此正分讀兩音也。 Đay 亦讀 Soång。

（註二） 凌雲猺語稱凳亦曰 dang 或 dong, 李方桂先生亦疑爲漢借。

（註三） Man 語亦稱 chambre 曰 tsàu bưong, 疑是'住房'之借。

按三支皆合。注音'鬼'明示有一合口韻 u, 與 Thô, 儂完全一致。Dodd 所紀雲南 Tai yoi, kon yai, Pu tai 皆讀 kwai, 亦與此同。

又 Dodd 所紀土人讀 klai, 與暹羅同，此亦得目爲古形。Dioi 則失落流音而 remplacée par un i, 亦正與馬氏所定合。由此推索，頗疑此 u 亦爲流音之變。古歹語 l 或有前後二種：其讀 l 者變而爲 i，其讀 *ł 者則變而爲 u。ł 變爲 u, 有 passy 所推古法語 tʃəvałs>ʃəvaus（註一），可爲旁證。至 Ahom 讀 Shai, 此 Sh- 顯然爲第二次的產物，則尤爲複紐溶衍之佳證也。

又此字已从遠，而不加聲符，別加'半'字者，疑其爲對待字之故。在拙劣之會意法中，對待或聯綿字，每好作對文。上舉猺字爺娘之作坌佘，一也。西夏文來作襱而往作莿，二也。慶遠譯語上作歪而下作𠀪，開作閁而掩作閅，三也。其他漢字古文及俗體中，更多同例。雖作風不盡同，示義亦不盡同，而所以爲對比之意則一（註二）。至此'半'字是否如漢字原義，則尚未明。

(83) 䊆 參 82　　　近　　　此字抄本鈌失。故宮本僅存輪廓作︶，無以辨認。

按近在諸語中有 klai（Ahom, 暹羅），kai（lü, kün, 牢），tai (Ahom, Khamti,), so'u'（白歹，儂）kāü（雲南 Tai nüa, Tai yoi 等），cham（Shan, 黑歹），kang（Chin Tai）等（註三），Dodd 所紀土人亦有 chăm, klai 兩讀。此應與何語相當，以注音已蝕，無以考辨。永康州志言'近曰耿'，則當與 kang 相近。惟字形留存過少，仍不能推定爲何字也。

(84) 𨈲 此亦會意字　　　左　　　帥 桂 suei

東					南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xại	sȧille	ra̧ille	xlai	soi_3	sài	sại

（註一） 見劉復譯本比較語音學概要 p. 158

（註二） 上述'𡡉''䋵'如可信，則雖爲形聲字，而亦有對比之意存焉。

（註三） 此僅舉其大概，其寫法小異者尚多，不備錄。

按二支皆合。　惟諸語中未見合口痕迹，故注音‘帥’似不甚密合。　又 Thô 讀 rạille, 此 r- 僅一見，與其他 r-s 之對立不同。　余初疑如 Diguet 所對比，與越語 trái 有較古之關涉。　嗣質之李方桂先生。　李先生以爲 Thô 語中古 *z- 有時或不變 s- 而變 r-。　則此 r- 仍與諸語之讀 s- 者同源也。

又此與下一字皆从‘庄’，與上遠近之皆从‘㸦’同例。　惟綴庄何義，則尙未解。字喃中雖習用‘庄’爲假借字，然其義爲 non, ne pas, 與此亦不相涉也。

(85) 𢫕 參 84　　右　　要 Ṣa

按儂讀 xla 與此合。　其他多讀 khoi, soi, xư, sũ 等，不知果同源否？　若果同源，則歹語間當有近似 ư 或 u—ai 或 oi 之對立，而 48 史聲之當 sai, 62 屢聲之當 lay, 及下 88 之注‘你’皆可得而說矣。

又此兩字結構雖同𢫕𢫕，而又有微異。　遠近字‘㸦’皆綴于左旁；此‘庄’則左綴于左，右綴于右，形位觀念至明。　蓋于會意之中，又有象形之意味存焉。　周去非所舉人在水上作氽，人在水下在氼，正與同例。

(86) 𡛔 从內，女聲。 女 S. A. nũ　　裏　　納 粵 nap

廣州 nŭü　　桂 na

西			東				南	
Ahom	Khāmti	Shan	白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nāw, neu	nau	nau	đóư	dœu	đóu	dœu^4	năi	nai

按此雖亦爲 n-d 之對立，而暹文爲𠃊母，與上出之爲 mi-sourde 者實不同。　故西南讀 n-, 東支讀 d-, 界畫甚清，亦與上出之淆雜者迥異。　李方桂先生以爲當如漢語‘鳥’之有‘端’‘泥’二讀，非通常之音變也。　此从女聲，與西南兩支合；以元音言，與西支尤切。　至注音之‘納’，則近南支；惟不甚切，或仍爲內字之誤（註一）。

（註一）　又疑此納字不誤，惟誤與‘𡛔裏’二字相聯。　以此門多對待字，而‘裏’與下 78 ‘後’不成對文，疑中奪‘外’‘前’兩字。　裏與外對，前與後對也。　此‘納’如依桂音，則疑爲‘前’下之注音，以諸歹語讀‘前’爲 na, 正與相應也。　如依粵音，則疑爲‘外’下之注音，以諸歹語讀‘外’爲 nok, 雖聲尾不合，亦尙近似也（擺夷譯語‘外’旁正注‘納’）。　惟故宮本亦如此作，故不敢擅改，而姑存所疑于此。

(87) 㔣 此字似从雷，力聲。力與稜聲尾 -k -ŋ 同地位。故同爲音符。慶遠譯語有同例，樹兜字作桧，注音則曰公。谷公亦 -k -ŋ 之混也。然終嫌不甚諧切。从雷更不可解。此字或根本有誤，亦未可知。　後　稜 桂 ləŋ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lāng	lȧng	lȧng	lăng	lăng	lăng	lăng	lang⁴	lắng	lắng

按三支皆合，惟‘稜’字元音小異，不如擺夷譯語作‘郎’之密。

(88) ⿱上女 从上，女聲。　高　你 n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暹羅	牢
nū, nō	nü	nü		nua	nua	nua	nua	nua

按三支皆合。諸歹語稱 High 多作 sung, 此高蓋卽‘上’義也。Lü, Kün 皆讀 nö, 亦合。

又鎮安譯語此字作妛，成分全同，配置小異，蓋亦形位觀念所致，與肱桩同例。以 89 作⿰阝⿱下兀（鎮安作隴，音符不同，配置無異）觀之，自以作妛者爲工矣。注音之‘你’，亦不如鎮安譯語作‘女’之密。

(89) ⿰阝⿱下兀 从下，阢聲。阢當爲隆之約體。　下　隆 lung

隆 S. A. long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lung	——	lung	lùng	lỗng	lổng	lùng	thong	lŏng	lŏng

按此‘下’作 desendre 解，三支皆合。鎮安从龍聲，亦極切。

(90) ⿰看另 另廣州 Kua, 看 廣州 hon　　過　　勘 ham

按此初視之似兩聲符字。　歹語稱 passer 者有二讀：其一爲 khẳm（Thô, 儂）khàm（暹羅）或 khuẩm（牢）等者，當是原語，與看聲相應（註一），與注音之‘勘’尤密合。　以 h- 當暹文𠀧母字，亦正與上晗獱同例也。　其一爲 quá（白歹，儂）或 koua¹ (Dioi) 者，或如 Savina 所定，爲漢語‘過’字之借（註二），其音讀亦適與‘另’聲合。　‘看’與‘另’本義又皆與過無涉，故皆當爲聲符。

又進一步言之，此仍得目爲形聲字。　以‘另’爲‘過’之假字，从‘另’猶从‘過’，是猶得曰从過，看聲，與⿰衤冒騕之類相似也。　所不同者，‘布’‘辱’所示之音讀，皆歹族本語，且亦確爲與‘妻’‘鷹’不同義之義符。　今‘另’則爲漢語之借，且亦與‘看’聲所示，同爲一字，故根本上似不能目爲義符。　然以注音‘勘’言，則所示僅爲 ham 之一讀，而並不能兼示 qua 音，是‘另’又不能不目爲義符矣。　其與之相似而又稍不同者，更有鎮安譯語之⿰唐湯。　義爲‘糖’，音爲‘湯’，是从糖省，湯聲也。　糖省亦得目爲借唐字，湯亦借漢語，是兩者之形音，皆非其固有也。　由是言之，除正則之形聲而外，土文中其他形聲字，共得四型：

a）義符爲借字，所示則爲本語……
　　聲符所示亦爲本語………………　例如 27 ⿰衤冒

b）義符爲借字，所示亦爲本語……
　　聲符所示則爲借語………………　例如 64 騕

c）義符爲借字，所示亦爲借語……
　　聲符所示則爲本語………………　例如 90 ⿰看另

d）義符爲借字，所示亦爲借語……
　　聲符所示亦爲借語………………　例如⿰唐湯

(註一)　惟聲尾 -n -m 不甚合。　然 Hirth. *The Chinese Oriental College* 文中已曾舉八百館譯館以敦譯 dum- 事。　擺夷譯語亦以倫注 lum, 皆爲兩者不甚別異之例。　雖彼爲注音，不妨稍疏；此則其本身文字之聲符，理應密合。　然慶遠譯語有敢字，所示實爲 tam, 則本身聲符，固或亦不辨 -n -m 也。

(註二)　Sino-Annamite 過正讀 quá.

漢字或亦有以一字而具兩聲符者，其源或亦爲此‘另’‘看’之兼存兩語；然必別有較泛之義符，故仍與此不同。

(91) 糒 从米，南聲。 南儂 nàm 去 南 粵 nam
此从米無義，當是假借字，或爲誤寫，皆未可定。 漢字本有糒，見集韵，訓‘糁茹也’，惟不習用。 桂 nan

按歹語稱去多作 pai 或 ka, 無讀‘南’者。 惟去 (aller) 與走 (marcher) 往往不分。 Dioi 稱走者 pai 以外有 diam, 牢有 phàng, 白歹黑歹有 gnãng, 皆稍近似。 柳獞讀 nan, 則頗密合，不知果即與此相當否？

(92) 䦱 从賣，開聲。 開儂 khay 賣 開 桂 k‘a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	——	khāi	khai	khaille	khaille	khai	kai^4	khắi	khái

按三支皆合。 開聲在 3 膕所示爲擦聲，在此似爲塞聲。 然永康州志言‘賣曰海平聲’，攞夷譯語亦作‘害’，則似仍爲擦聲。 大抵西南諸民族讀送氣舌根塞聲往往氣流極強，閉阻不甚固定，故 k‘– 與 x- 恒不甚別異。 越語即其顯證也。

(93) 䠷 从身，品聲 瘦 此字鈌蝕，不可辨認。

西			東				南	
Ahom	Khamti(註一)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Dioi	暹羅	牢
——	yom	——	pêom	fome	——	piom^4	phóm	phóm

按三支皆合。 其讀 f- 者明爲 p‘>f 之衍，此‘品’聲亦古形也。 以 Dioi 讀 piom 觀之，其先亦當爲 *pl。 惟諸語中多已失其蹤跡（註二）。 Khamti 之 y, 相當於 Dioi 之 i, 則又於流音柔化以後，繼以聲首之脫落者。 此品聲疑亦與白歹或 l ioi 同其階段。

（註一） 此據 Hunter 書。 同書所紀，書有 Shan 語 roung, 與此當不同源，故未列入。

（註二） 李方桂先生言：‘暹語在 p‘後 r- 失去，故無複組痕迹’。 50 䌷下亦同。

(94) 䢿 从錠省，鄧聲。 錠 定 teng

按此爲漢語之借。 儂語讀 teo, Savina 已以‘錠’相擬，暹牢讀 thĕng, 更明。

(95) 踬 从足，辰聲。 辰廣州 Ṣɐn 慌 辰 Ṣɐn

按此語不甚詳。 諸家辭書所收，訓 craindre 者，除與下 102 慌相當者外，白歹尙有 giản, 儂尙有 gian 黑歹 yạne, 暹羅 jẳn, 牢 jàn, 音尙相近。 其卽此語與否，未敢輒斷。 从足亦不甚顯白。

(96) 𨗿 上半當卽扣字。 从進，扣聲。 進 叩 k‘au
扣儂 Khàu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o	khāo	khaw	khâu	khạô	khảô	khàu	haou^3	khẳo	khẳo

按三支皆合。 此‘扣’聲所示，當亦在塞擦兩聲之間，亦上 92 鬮之開聲同例。

(97) 粉 个當卽卡字（參上 41 架）从殺省， 殺 卡 k‘a
卡聲。 卡廣州 k‘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	——	——	khả	khạ	khẩ	kha	ka^3	khà	khà

按三支皆合。 漢字本有杀，爲殺所從得聲，而說文無其字。 張參以爲卽古殺字，其諦否非此處所欲論。 正字通以爲與殺同。 疑明人已有用爲殺之約體者，故云爾。 土人必不知有杀，其用爲殺省至明。

(98) 𢫬 此字不甚可解，或卯爲卵之誤，从 圍 廩 lɐm
把，卵聲。 卵廣州 lŭn 與廩較
近。

東				南	
白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	lọme	lọm	houm$_3$	lọm	lọm

按二支皆合。 此語或亦作圍欄，籬落解，故‘把’疑爲笆之借字。 惟卯聲仍不甚密合。

(99) 耙 从老，已聲。 已廣州 kei　　老　　蓋 此字抄本尙存，故宮本已缺損。 桂 kae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e	——	——	ké	káie	káîe	ké	kie¹	kẽ	kẽ

按三支皆合。 諸家寫元音雖不一，然除 Dioi 外，大抵皆讀單韵 ε, 故‘已’聲與注音‘蓋’皆不甚密。 至永康州志言‘老曰勞’，則已爲漢語之借，更不若此‘己’聲之能存本語矣。 由是又可證明兩者時間之早晚，紀錄愈近，則漢語之羼入者愈多也。

(100) 䍘 从帋，巴聲　　邀　　抓 tśāu

按歹語作邀請解者，每多漢越兩語之借。 如儂之 sing, Dioi 之 ching³ 此假自漢語‘請’者也（註一）。 黑歹之 meũil, Thô 之 meủil, 此假自越語𠼯 moi 者也。 此从帋，巴聲。 从帋或取折簡之義，巴聲則苦無以印合。 必欲求其相似，則惟 Savina, *Histoire des Miao* 所列 Man 語之 bủa（註二），與之較近。 然果同語與否，亦尙難言。 注音之抓，與巴聲又不應，疑亦如 34 疊下注土之例，所示爲漢語招 tṣau 之借讀（註三）。 惟廣州招 –iu 抓 –āu 兩讀不盡同，信否尙未定。

(101) 䊖　　戀　　此字抄本闕，故宮本已半蝕，近似‘腸’字。

按此字未能剖析，或積爲精誤，从精，音聲，然亦未能遽定。 注音又不詳，故無從比論。

（註一） Savina 注儂語已言之。 又永康州志言‘請客曰親轄’，亦明爲漢語之借。

（註二） Man 亦或讀 thing, 見 Dictionnaire P. 158.

（註三） 或‘我’字之借，兩者音同。

(102) ⿰怕老 从怕，老聲。 老儂 lao　　怕　　老 lou

按東支白歹，Thô, 儂，Dioi 等皆讀 lao, 與之合。 Ahom 稱 lāp, 或亦同源。

(103) ⿰貧飛 从飛，貧聲。 貧 S. A. bân　　飛　　敏 mɐ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bin	——	win	bân	bine	bene	bên	bin⁴	bĭn	bĭn

按三支皆合。 字从貧聲而注作‘敏’者，乍視之似亦鼻聲與濁塞聲不甚別異之故。 然以 39 之以‘曩’注‘⿰身當’例之，則二者似亦不同性質。 此本暹文บ母字，後來分衍，在諸語為 b- 而在 Shan 為 m- 。 故貧聲正同於諸語，而注敏正同於 Shan 語。 以 39 當聲之同於諸語，注曩之同於 Shan 語觀之，兩者正相一致也。

(104) ⿰𧾷班 从足，班聲。 班儂 pan　　同　　班 pān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Dioi	暹羅	牢
hān	——	——	pẩn	piẽng	pène	pan¹	pan	pán

按三支皆合。 Ahom 之 h, 當是晚形。 黑歹之聲尾，疑亦寫者之誤，非實際聲值之不同。

又此字義為 semblable, égal, 从‘足’不甚顯白，不知有誤寫否。

(105) ⿰𧾷雷 从足，雷聲。 雷 S. A. lôi　　痕　　雷 桂 lei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roi	——	hoi	lòi, roi	hoille	loille	lòi	thoui²	roi	hoi

按三支皆合。 r—h 之對立如前例（註一），此雷聲所示，亦與 Ahom 等合。

又此字从足作，蓋由足跡義出。 字喃本有𨇘讀 lui, 音值相近，義則無涉。 此當是無心暗合，非假字喃為用也。

（註一） 白歹，儂等 l- 與 r- 常相混，故 l- 即 r- 之變形。

(106) 躸 从身，巷聲。 巷儂 hàng　　　傍邊　　　巷 桂 xaŋ 粵 hong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khāng	——	khang	sang	——	——	sảng, kiảng	——	khàng	khàng

按西南兩支全合。 惟東支聲首稍有訛異，亦複紐溶散之遺痕。 s- 爲晚形，已如前論。 此从‘巷’聲，當爲 k‘- 寬弛之結果。

X　草木門

(107) 樰 从木，迓聲。 迓廣州 nga. 儂 無迓字，牙讀 nha　　　草　　　呀 桂 iA

西			東					南	
Ahom	Khamti	Shan	白歹	黑歹	Thô	儂	Dioi	暹羅	牢
ñā	——	ya	nhả	gnạ	gnả	nhả	gnia^4	jà	nhà

按三支皆合。 此迓在廣州雖讀 ŋ-, 然以儂漢字音及 S. A. 讀牙皆爲 nha 例之，知其所示者亦當爲 ɲ-, 正與多數相應（註一）。 Dodd 所紀土人亦正讀 nyā。 至注音之呀，則已明示鼻聲脫落如 Shan, 暹羅（註二），而與造字時有先後之不同矣。

又此字从木作，草木連稱，遂以假用，與 65 漢字應作鳥而書爲雀同例。 然究不若鎭安譯語作芐之爲密矣。

以上一百七字，除借自漢語者七字，及可疑或不明者十字外，凡得九十字，皆歹族本語也。 就此九十字之考定，而音韻及文字兩方面，除于當字下略有詮譯外，皆倘有可得而綜說者焉：

甲） 就音韵方面言。 歹語聲首中 correspondence 之現象，以前學者，已有言之者。 如 Grierson 所舉，則有如下諸條：

（註一） 鼻聲或竟已脫落，亦未可定。 以儂漢字音鴈讀 gian, 藝讀 gi, 同例亦不少也。 鎭安譯語从‘下’聲，則已落甚明。

（註二） S. A. 雖亦讀呀爲 nhá, 然此爲注音，似不當以 S. A. 爲準也。

a） b—w

b） d—n 或 l

c） h—ng

d） j—y

d） ñ—y

f） n—l

g） r—h

丁文江先生所舉則如下：

1） d—t

2） l—r

3） n—r

4） d—n

5） kh—k 或 h

6） m—v 或 f

7） f—h 或 w

Cuaz 所舉則如下：

1） j—nh

2） r—h（或 l）

3） r 或 l（其前另有一前置子音者）—o

4） x—s

雖第一局於西支 Ahom 與 Khamti, Shan 三者，第二局於東支柳獞與白歹兩者，第三局於南支暹羅與牢兩者，而推之他支，大抵皆合。 故 Diguet 於 *Etude de la langue thô* 引言中亦言：

> L'*h* aspiré du laotien et du taï noir devient un *r* chez le Siamois et un *r* ou un *s* chez les thô de Caobang. Le *k* à la fin d'un mot siamois, thô ou laotien, est remplacé en taï noir de la Riviere Noire par un arrêt brusque de la voix sur la voyelle. Le *d* s'adoucit aussi chez les taï noirs pour devienr un *l*. Enfin le *v* des taï noirs et des laotien s'adoucit chez les thô de Caobang et chez les siamois, où il devient *w*.

除聲尾之 -k, 爲前三者所未及外，其他幾於全同。 Diguet 所舉，雖亦未及于歹語之全體，而[illegible]亦未舉，推之亦大抵皆合。 然諸家所列，皆僅及其正常，而未盡其蕃變。 試檢上文：

(17) 硌下有 h-, th（=t‘)-, th（=θ）-, b-, s-, y-

(20) 壂下有 r-, h-, l-, m-

(37) 盱下有 r-, h-, x-, k‘-, th（=θ）-, s-

(50) ⿰毛品下有 ph-, f-, p-, l-, s-, ch-, d-, m-, pr-

(82) ⿰犭遠下有 kh-, sh- k-, kl-

是知衍易之繁，實遠出諸家科條之外，而究其根柢，則無一非由前置與流音間溶合離散而來。 持以與馬伯樂所定越語中之事象相較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P. 82 ff), 則大致符合，而繁賾且過之。 故複紐移易之過程，實爲歹語聲變之主題。 須得更多之事證，方能爲明白之考定，余當別爲專篇論之。 今但論此諸字所示與他支間之主要關係：

1) 凡諸支間爲 p‘–f, 之對立者，譯語所示皆塞聲，與西南兩支近。 如(26)⿰女普之普聲，(52)⿰禾琶之琶聲，(50)⿰毛品(93)⿰馬品之品聲是。

2) 凡諸支間爲 p–p‘ 之對立者，譯語所示皆不送氣，與東西二支近。 如(21)⿰禾父之父聲，(28)⿰衤備之備聲是。

3) 凡諸支間爲 n-d-l 之對立者，譯語所示每爲 l 與西支 Shan, 東支黑歹爲近。 如(4)⿰𧾷勞之勞聲，(9)⿰山烈之烈聲，(45)歆之六聲是。

4) 凡諸支間爲 k‘-h 之對立者，譯語於古濁母字所示皆擦聲，與東支儂 Dioi 近。 如(15)⿰日舀之舀聲，(42)⿰月胡之胡聲是。 於古清母字則或爲擦聲，或爲塞聲，事狀殊不一致。

5) 凡諸支間爲 ɲ-j 之對立者，譯語除(29)⿰女复外，僅(107)梴一見；凡諸支間爲 b-m 之對立者，譯語僅 (103) ⿰豸無一見；凡諸支間爲 t-t‘ 之對立者，譯語僅 (72) ⿰石退一見；皆無以確定其遠近。

6) 凡諸支間爲 r-h 之對立者，譯語於暹語 r- 字皆作 l- 。 如 (20) ⿱浪土之浪聲，(105)⿰𧾷雷之雷聲是。 於暹語 h- 字多作 x-。 如(36)登之科聲，(37)⿰耳乎之乎聲是。 二者間事狀大體尚一致。

以上蓋皆就聲首言之也。 至聲尾方面，則諸語間之訛異，本極有限； 譯語所示，皆與多數現象相合。 聲符間或小訛，注音亦適一致（如 90 ⿱罒另之看聲爲 -n, 與諸語之 -m 小異；然注音日勘，則仍爲 -m 尾也），故不復論列。 至於元音，則諸家辭書所寫，既不一致，一時無從爲極密之決定；而此譯語之聲符及其注音，其本身活動性尤皆極大。 今欲舉以讐校，必不能得正確之結果。 所能言者，惟如 26 ⿰女普之普聲，

所示爲 o 或 u, 與儂及西支近，而與黑歹，白歹， Thô, 及南支之讀 ua 者較遠而已（36疊之科聲，所示似亦爲o，與黑歹白歹及南支之ua對立，似亦可目爲同例。 然科之 Sino-Annamite 爲 Khoa, 果土人據之以爲聲符，則又與讀 ua 者合矣。 凡斯之類，以其基礎可商，故皆不欲妄列）。

由上述之觀察，可知譯語所示，除有若干字密合東支，有若干字于東支中又密合儂語外，其他亦時近他支。 故審諦言之，祇能承認有若干時間上之痕跡，較空間上痕跡爲顯白。 又馬伯樂比較複紐衍變之結果，析全歹語爲三類：

I—Conservation de la liquide précédée d'un préfixe.	Siamois Ahom
II—Chute de la liquide, que est remplacée par un *i* ou un *è* formant diphthongue avec la voyelle du mot.	Dialectes tonkinois Dioi
III—Chute pure et simple de la liquide.	Shan Laotien

此譯語所示，似亦近于23兩類（參50毡，93騙下）。 然聲符之本身，究爲模糊木強之意字；于此等較精細之部分，終無確證可以推求也。

乙） 就文字方面言。 此一百有七之土文，其與字喃爲一家眷屬，固一望而可知者。 然兩者間實亦不無若干差異。 同點易知，可以勿論；請第論其異點。 第一：以形聲字之義符言，此與字喃雖皆襲漢義以爲義，而此多用整個之漢文，字喃則多施以解剖。 字喃數量雖富，而其所用以爲義符者，每爲人，手，土，木，水，火，虫，犬，肉，艸之屬，皆極簡略，甚或僅以一極泛之口符施之。 惟𦓅 già 从老，𨈖 vay 从曲，𨈙 sau 从後，𦘧 năm 从臥，𠊚 sao 从何等字，則未施以剖析。 此非其添益義符之際，不願施以剖析；乃其義界較專，組織又異，一剖析將不復能辨（註一），故仍之而不再減損也（漢字亦然。 如髟倘可再剖，則或僅作長，㲃，䯰等皆訓髮是也。 黃不可再剖則仍之，䵍，䵎，䵏等皆訓黃是也）。 反之在土文中則可減損者，或仍用其整個，故筆畫繁複者稍多。 如56作𤅩不作㴁，65作𩞄不作𩞃

（註一） 其不能剖者或從其俗體。 如萬作𨶹亦作閅 muôn, 从万，門聲。 則雖不易剖之字，亦未嘗不求其簡便也。

（或[illegible]），102 作[illegible]不作恅，103 作[illegible]不作[illegible]皆是。此以兩者比照觀之更明：

漢義	土文	字喃	
酒	[illegible]（从酒，糊聲）	𨢇 rúóu（从酉，留聲）	集韵有此字，但言酒名，與此疑無涉。
虎	[illegible]（从虎，書聲）	狢 cọp（从犬，合聲）	
怕	[illegible]（从怕，老聲）	𢜝 sọ（从心，事聲）	
飛	[illegible]（从飛，貧聲）	𦑃 bay（从羽，悲聲）	

以漢字學的眼光觀之，則土文較原始，而字喃較進步，灼然可見（註一）。惟土文亦不盡為拙滯，如 42 [illegible]从肉，52 [illegible]从衣，53 [illegible]从系，78 [illegible]从木之屬，其簡明皆不在𨢇狢之下。至若星字土文作[illegible]，似不如字喃作𣇟 sao 之約。然此實不甚宜於剖析，以[illegible]視𣇟，明晰倍之（註二），固不能必認為低劣也。

第二：字喃多假借字，而土文無之，卽有亦僅限於偏旁，如 90 [illegible]下等所闡釋。此以簡捷言固字喃為優，而以明晰言則土文為上。試以賣屋二字為例：

漢義	土文（形聲）	字喃（叚借）
賣	[illegible]（从賣，開聲）	半 bán
屋	[illegible]（从屋，出聲）	茹 nhà

此其短長之各具，亦灼然可見。惟此兩者之不同，實基乎其全部文字之來歷。越人初本以漢字為用，當其不足，則有假借，大越史記所謂以國語為詩賦者也（註三）。假借既多，苦於難辨，則更緟益義符以成新體，是為正式之字喃。惟其若此，故越文之中，或以一義而具三體。既有漢字，又有與漢字同義不同音之字喃，更有與字喃同音而未加義符之純假借字。此無他，以純假借字沿用已習，既可達意，卽亦不

（註一）又如髮字，土文从毛作[illegible]，字喃从髟作𩯀 tóc。毛古誼雖指眉髮之屬；然以今視之，固不如从髟者之雅矣。

（註二）字喃或亦作[illegible]，疑在𣇟字之前。

（註三）參 Cadière-Pelliot, *Première étude sur les sources annamities de l'histoire d'Annam*. B. E. F. E. -O: IV. 又山本達郎氏評拙文有轉引，見東洋學報 Vol. XXII No. 2.

復廢棄。 故有時不復造新字；有時雖造新字，而純假借字亦仍並存而未廢也。 至於土人，既不若越人之有高度文化，偶有文字，無非爲簿錄紀載之需，章句未具，遑論詩賦。 故每一文字，僅能目爲若干散字中之一名，而不能目爲整篇文章中之一體，並無上下前後，可以爲涵貫印合之資。 此在應用上自不宜于假借，而惟正確固定之是求，是又事理之所必然者也。

第三：字喃有省聲符字，而土文多省義符字。 字喃之偏旁（義符）既後起，加之者又大都擅剖析之長，每用極泛極略者以當之（參上述拙著），故義符不須更省。惟少數不能剖析者，則約省其習稔之聲符（即以往沿用之假借字）以期易作。 此如二之作𠄩（不省應作𠄩），七之作罷（不省應作擺）等僅數目字十名中已屢見是也。而土文則一百〇七字中惟15 昭省聲。 其餘如與雲之爲雲省，36 壴之爲頭省，94 鄧之爲錠省，97 紒之爲殺省，其所省皆在義符。 此蓋土人好用整個之漢文，而又嫌於雲頭錠殺之繁贅，則將其易認之部分，加以約省。 而在未造新體以前，未嘗以漢字爲假借式之使用，故其所易認者在表意之部分而不在表音之部分，其結果所省者自亦必爲義符而非聲符。 此兩者情況之對立，正與第一第二所述有連，而皆緣于其全部基礎之不同。 至於土文所省諸義符，既省之後，除雲字而外，所餘皆爲其本身之聲符（頭从豆聲，錠从定聲，殺从杀聲），以語原的見地言之，表義不爲明晰。 然在土人心目中，則頭，錠，殺諸文，皆不過爲一渾然之整體，留其一斑，足以示豹，于事已足，初不辨更有主從輕重于其間也。

第四：字喃少表意字，土文多表意字。 字喃數量雖多，而表意字則絕少。 余嘗通檢 Bonet. *Dictionnaire annamite- français* 所著錄，不足十名，且尚有不甚可解者。 此土文僅一百〇七，而明確者已得四字，近似者亦尚有三字（慶遠尤多）。其所以然者，以越人智慧較高，不願再以漢字爲拙劣的表義之集合，故字喃初生，即以假借爲第一階段。 今所遺留之𡗶 troi 𣎃 giêng 諸文，亦不過偶爾爲之，如日人假名而外，略有少數之漢式字而已。 至於土人，其未爲假借的使用，既如前述。而一遇抽象之對文，既不知所以改作，又別無簡約表音之方，不得已，乃於漢字本文而外，別綴以不甚可曉之義符。 一方既所以示此字之不讀本音，他方亦所以示此二字間有對待之關涉，而于是饚類諸文，遂以產生。 慶遠譯語上下之作𡗶乔（此天實

等於漢字古文𠄞𠄟之一），猺字父母之作⿱父王⿱父示，其動機當亦類此。 嚴格言之，此類字實不當稱爲會意 Combined meaning。 以其雖以兩符成一字，而甲符與乙符之間，意義並不融會（此半字之性質，僅能目爲 determinatives）。 字喃胜彭 sánh 諸文，則與此不同（惟歪仝等較近似）。 此又雖同爲 Ideograph 而意味則不能無別者也。

雖然，此兩者固爲一家眷屬，然所同者究限於其所用之材料及其用之之方法，而其所表現之對象，則終不盡同。 吾人並不苟同 przyluski 之說，立主以越語入南亞系；同時又頗信馬伯樂對於越語前置之論定， 以爲歹語實與之全同其性質。 然在 vocabulaire 方面，越語與歹語多異，終爲不能否認之事實。 因音讀之不同，而材料之抉擇與配置，或亦不能無異（註一）。 故爲求材料價値之同等，尤在乎以此太平土文與其他兩土文，作一比勘。 此除上文間已提及外，請再擇舉如下：

漢義	太平	慶遠	鎮安
天	⿱天云	——	⿱天日
日	昙	——	⿱日鬼
月	⿰月閒	——	脢
晴	⿰山烈	——	⿰目列（當是⿰日列誤）
年	⿰年丰	⿱白年	⿰年卑
晚（夜）	⿰日留	遛	⿱日黑
父	⿰木父	——	⿱父爸
叔	⿰亻奥	⿰亻叻	僎（當卽⿰亻奥誤）
脚	架	——	跊
喉	⿰月胡	⿰亻河	——
肝	⿰月答	⿰亻悳	——
皮	⿰皮能	⿰犭能	——
米（飯）	⿰米羽	⿰禾石	⿰米口
雞	⿰糸鳥	⿰犭亥	⿰骨幾

（註一） 如上出字喃之𨖲，若易以上文之義符作𨑗，則爲狀殊拙。 故在事實上自易棄毛而取彭。 字喃中間亦有較拙者，然爲數不多。

雀（鳥）	鳲	吠	⿰鳥寺
牛	獽	怀	獽
腰刀	膁	——	鉠
門	⿰木都	⿰土屠	——
賣	⿰賣開	⿱艹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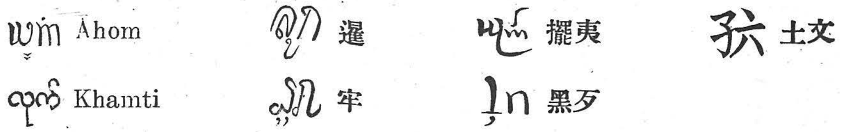
此皆表同一之語言者（其雖有此字而或所表之語不同，如慶遠脚从丁聲作⿱大丁；或組織方法不同，如慶遠月日作⿱天月⿱天日之類，皆不列），而稍一讐校，工拙判然。慶遠義符最雜，如晚之从乭，賣之从艸，雞皮之从犬，皆無理致；肝喉从人，亦不易憭。即以聲符論，亦多未密。如肝从悳聲，悳當爲德省聲，所示爲 -k 尾，與原語之 -p 尾不合。門从屠聲，所示爲 d- 或 t'-, 與原語之 t 不合。雞从亥聲，所示爲擦聲，亦與原語之塞聲不合。凡斯之類，皆不如太平土文之切（太平之⿰雷力从雷，蹝从足等，亦不甚顯白，已如上述。惟其間或有誤寫，且爲數亦不若慶遠之多）。然以太平與鎮安相較，則鎮安似又遠勝。⿱艹北芇兩文之勝於耙梴，上已言之。其他若晴之从日，脚之从足，亦勝于太平之从血从加。以聲符論，天之怕聲，月之海聲，亦較切于太平之巴開兩聲。以開若讀塞聲，則於此未密；若讀擦聲，則於賣又疏。巴與原語，亦有送氣與否之異也。又慶遠多會意，如天作⿱天旦，同作⿱丘几，流作桁，舞作拏之類，皆俚俗而無意味（以其較成熟，當是漢人所作）；太平已較少；而鎮安則無之。又慶遠間有假字，如牛作怀，年作早，而太平未見；太平義符亦間有假字，頗易迷惑，而鎮安亦無之。其義較晦者則用口符，如甜酸作㘞 (van) 吣 (som) 之屬，尤頗敏妙，幾與字喃全同。故以漢字學之見地觀之，則鎮安最上，太平次之，慶遠爲下。

總之此三土文與字喃，皆漢字之支流也。以漢字形之系統言，向所知者，有朝鮮之吏讀；有日本之假名；有契丹女眞西夏之所謂國書；更有猓玀之意字（此姑據 p. Vial 成說。余頗疑其與漢字相同者，不過爲若干單體；而其孳乳則略如 d'Ollone 之所排比，別有其一種統系。其詳余將別爲文），苗子之雜體，皆由漢字孳衍而成。然此數者，或用其一體以爲字素，或用其整個以爲聲符，形雖近似，而實際上之意味則迥別。惟此三土文與字喃，則眞漢字之苗裔。以之與唐宋以下所謂俗字相較，

渾然無復有別異。 斯眞漢字史上極重要之資料，而國內言文字者多不知之，斯亦學林之恥也。

反之以全歹族論。 每支既不皆有文字，即有亦不脫印度系之範圍。 如 Thô, 如 Dioi 等，皆無文字者也。 如 Ahom, 如 Shan, 如暹羅，如擺夷，如黑歹等，皆有文字， 而直接簡接承緒于印度者也。 向者 pallegoix 之 *Dictionarium linguæ thai, sive Siamensis* 出世， L. Léon de Rosny 爲文論之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a langue thai et sur son écriture.* Journal Asisatique. 1855), 已頗以之與梵藏文等相參較（註一）， 一八九二年 M. Pierre Lefevre-Pontalis 作 *Etude sur quelques alphabets et vocabulaire thais*(T'oung Pao),所採較富，而不能言其詳。 de Lacouperie 之 *Beginnings of writing,* 雖論述極廣，而爲時代所限，言之亦不能盡合。 故審諦言之，向來學者，尙未知歹族中有純粹漢式之文字（de Lacouperie 書 §176 言貴州有狄家苗，亦 Shan 族。 有 Bourne 者，于一八八六年得一 MS., 送之于大英博物院。 其字乃以古漢字損益而成，又雜以非漢系之象形文。 此 MS. 吾人尙未得見，第就 Devéria, *Les lolos et les Miao-tze* 所引數字言之，如丂 (ping) maladie, 癶 (hsiong) adversité 之屬，文字不易解，而言語則明爲漢借。 他若 Soleil 之作 ʋ (ś), nameral 之作 卋 (ti), 亦未見與漢字有若何深切之緣涉。 故以大體言，疑其程度僅如猓玀苗子等文而止，不能卽目爲漢文。 又狄家之人種的分別，雖亦未詳，然其言語實亦不屬歹族。 de Lacouperie 所謂 Shan tribe 之說，疑亦未合）知之當自今日始。

由上二節言之，又可知文字不必定與言語同其系統。 凡以漢字爲本者，除土文所示，比較的與漢語關係最密而外，其他皆具有相當之距離（如猓玀，苗子，西夏；越等），或竟全異其組織（契丹，女眞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者也。 反之同操歹語之民族，大多數皆以表音字爲用，而土人獨爲表意字及半意半音字，驟視之亦幾不信其有親屬關係。 試以 31 㐲字爲準，而泛舉數文以爲例：



（註六） 在此以前者，尙有 N. Brown, *Alphabets of the Tai Language.* J. A. S. B. 1837. 惜余尙未得見。

此誰能立知其所示同爲 luk 一語者。 故知文字與地方之關係，實較與語言之關係爲更切。 de Lacouperie 上出書 § 175 言：擺夷有文字二種，其近緬者用緬文，其較北者則別有一種不同之文字。 此其所示地方性最明顯，而吾人以此土文與漢文字喃較量之餘，不禁感極深之興味者，亦正以此也。

二十二年冬始草於成府明珠齋，

二十四年初秋錄成於景山東街硃正軒 A.

本文草就後，承李方桂趙元任羅莘田三先生先後賜閱，李先生指示尤多，書此以誌感謝。 作者。